靖康中帙二十七

起靖康元年八月二十日癸丑盡九月二日丙寅

李若水奉使金人於山西軍前

初朝廷欲遣使金國以租賦贖三鎮令侍從臺諫各舉三人有舉太常博士李若冰者上召見惡其名若冰上曰若猶弱也冰猶兵也兵不可弱遂賜名若水

除秘書省著作佐郎借秘書少監使於金國山西軍前

二十三日丙辰誅童貫於南雄州

先是朝廷差監察御史張澂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
廣南西路追逐童貫所至州軍行刑八月二十三日
至南雄州追及童貫遵依聖旨處分斬於使院凡三
刀不過乃倚屍於門閾切斷之取其首用水銀等養
浸齎管赴闕

中興姓氏姦邪錄曰童貫字道夫開封人也少爲內
侍出爲登州巡檢頗有材幹後徽宗器用之政和二
年與鄭久中使於契丹邀馬植來歸以謀燕山諸州
後爲陝西宣撫使督軍與夏人西番戰席帶平破臧
底河累有功然貫身在數百里外遙爲節制加節度
使六年簽書樞密院事又加太傅宣和二年方臘反
睦州陷温台婺處杭秀等州東南震動以貫爲江浙
宣撫使領劉延慶劉光世辛企宗宋江等軍二十餘
萬往討之貫行兵事急上爲出城東以餞貫握貫之
手親送之曰東南事盡付太傅必有緊急不得已可
徑作御筆行下貫至浙率諸將擒臘獻於京師加太
師內侍邵成章言貫之姦上不納四年聞契丹國亂
大金來結盟約夾攻之也上銳意取燕山九州命貫
爲宣撫使貫乃令趙良嗣馬擴使於大金密請進兵
以襲燕山大金下燕遣人邀貫貫命統制姚平仲往

交燕山諸州封廣陽郡王貫之親軍號爲勝捷軍請給倍於諸軍貫已貴而驕不恤將士賞罰不明紀律尤亂僕役皆爲顯官胥吏李宗振門客范訥皆節度使尤不用人材陝西河北因數用兵軍民皆不能卹其家園林池沼甲於京師金玉數十萬計服食無異御府故天下怨之六年秋復領大兵軍太原圖雲中七年復出聞大金兵盛乃遁還徽宗遜位貫領兵隨之南幸太學生陳東上書極言其姦惡靖康元年臣僚屢言之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後再言其罪責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再言曰金人之熾緣契丹

之滅也契丹所以滅者緣貫殘其國也若斬貫以示契丹以釋其憤契丹之怨稍平金人之師自退命監察御史張澂追貫至南雄州數其罪而斬之年七十三梟首京師百姓皆悅

童貫始爲殿頭元符末主杭州之明金局蔡京時被責在焉貫能媚事人且深奉蔡京自言頃押衣襖茶藥奉使於陝西者凡十一每爲蔡京歷道五路利害與諸將之玩寇京器之及作相會上欲收復青唐乃以貫爲監軍既下青唐貫遂竊威名大觀中再出討溪哥藏征有功俄遷節度使是後上數欲命爲開府

始賜第建閤又許造祠錫名曰褒功臣僚論之而止
繇是怏怏不滿後蔡京黜政和元年貫副尚書鄭久
中奉使遼人蔡京時在杭州聞之因附使人密奏曰
貫實無大能偶以青唐事遂竊威名宜深藏之以懼
外夷改作契丹今遣使虜改作彼改作遼主欲之耳彼既邀我我因覘之不亦可乎自是
始啓北征之漸貫遂引馬植來奔馬植者趙良嗣也
貫已大用事數壞邊事獨不可制朝廷於是下詔疏
其六事命右司郎官方邵爲察訪俾廉之貫乃使人
隨邵伺其所爲先得以白上及邵還奏每一語上隨
以所之曰卿不知是事云云乃御前處分也邵大忿
當御榻不去盡發貫罪惡敗壞國事所以邵得罪而
終身不復任事自後天下爲貫結舌時官制改乃以
爲大尉是猶前日意不得開府也至五六年則開府
少保不能遏矣初獨簽書河西房事俄遂領樞密院
未久又上平燕策又欲生北釁密遣人使海上結約
矣改爲司空領樞密院遂日出赴朝班每在朝廷則
衣三公之服與執政同奏事入內則衣內侍之衣靴
灑埽之役又數搖東宮力主鄆邸與蔡攸俱奉詔結
鄆邸爲兄弟且養西兵號勝捷指揮爲親軍屢增至

數千百人宿輦下中外爲之寒心及金下添人字犯闕改作深入太上南幸時上欲趣武關入長安會兵圖收復而朝議以貫守東都然倉皇時貫自從太上行俄而貫得罪朝廷疏其十事遣監察御史視行刑者斬焉貫無他能但有度量善容納則世所未見始下青唐因人成功後徒以金帛賂虜改作敵取名入則籍宣撫司之富盛以奉至尊賂後庭又賂諸小璫及親近者爲援凡皆用是術至金人一不能賂則敗矣又其狀燕頷瞻視偉如獨不類宦人喉下皮骨悉如鐵始貫欲自謂韓魏公之出子數以言動吏部侍郎韓粹彥粹

彥毅然曰先公平昔無茲事於是王仲嶷者久依貫聞是語而自詣貫識之以爲珪之子也貫大喜故王氏於政和以後恩數及褒詔悉貫之力大抵不揆凡若此故自政和末國柄皆繇是物而天下事寖亂矣政和初童貫承蔡京意旨大啓苑囿以娛樂導上爲遊幸之事貫率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詵共五大閹徙大內之外諸庫遷二僧寺徙二軍營而改築延福宮五閣各有分地自爲制度務尚華侈不相沿襲樓殿相望築山引水草木怪石巖壑幽勝又跨舊城取濠外地作景龍江芙蓉城蓬壺閣擷芳園曲江池各有

複道以通宮禁又爲鹿砦鶴莊文禽孔翠諸柵多聚
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效江浙爲白屋村居
野店酒肆青帘其閒景龍門冬十二月張燈至上元
名曰預賞又寶籙宮山池皆包平地環以嘉木清流
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
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數若江南陳後主三品石
姑蘇白樂天手植檜太湖靈壁慈谿武康諸石二浙
花竹雜木海錯福建荔枝龍眼橄欖海南椰實湖湘
大竹文竹江南諸果登萊淄沂文石二廣四川異花
奇果率入其中總名曰艮岳後又曰壽嶽門號華陽
自華陽門入兩傍有丹荔十八枝大石曰神運昭功
者立其中旁有雙檜一天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檜
一偃蹇者名曰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字書之
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
霄樓金碧相閒勢極高峻出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
以出此貫又引朱勔取江浙花石皆隸貫主之凡士
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美悉以黃帕覆之名曰御前
之物不問墳墓之閒盡皆發掘所載動數百舟號花
石綱所過州縣莫敢誰何諸路大騷以致於亂宣和
間都下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

野之閒識者以爲不祥也七年北方寒盟朝廷戒嚴
取山禽水鳥十餘萬盡放諸汴渠聽其所之靖康初
虜改作金騎既犯關又取大鹿數千百頭殺以享衛士
及圍城取諸石爲礮云
二十四日丁巳李若水以吏部侍郎充山西軍前和議副使
使王履以相州觀察使充山西軍前和議副使
九月一日甲子朔吏部侍郎充大金山西軍前和議使
李若水相州觀察使副使王履出國門
三日丙寅王寓尚書左丞
王寓爲起居舍人正月諫親征罷之未幾復除禮部
侍郎遷翰林院學士至是爲尚書左丞
王寓諫親征劄子曰今月初三日亥時准門下省兵
房送到錄黃四件三件爲團結在京及京畿諸縣河
南府等處兵馬祇備親征一件爲應親征典禮令有
司疾速檢詳以聞事付臣書牘者右臣竊詳金人犯
改作入邊朝廷憂恐宰相大臣聚議都堂已半月餘日
矣所謂守備攻取之策尚未聞有定說大師未遣士
氣不振陛下嗣位之初躬行儉德宵旰之勞日晏坐朝憂形
於色而大臣中未聞有慨然請行爲國排難者今者
乃遽有親征之議臣竊惑之此事若出陛下之意大

臣當伏地叩頭陳垂堂之戒若大臣建議是賊君之大者前日知眞定府劉韐乞速擇名望大臣爲夷狄改作敵所信慕者奉使議和庶幾兵革休息大臣於此亦可以請行矣乃止以遣使報之其意不過謂已遣李鄴輩不必更遣大臣耳前日謂不必遣大臣今日乃欲據煩陛下親征何其輕重緩急大不侔也陛下嗣守神器當念祖宗社稷爲長久之慮鑾輿一動安危禍福之機在焉且自陛下踐祚以來民心安悅如戴堯天儻輕此舉民心謂何若曰姑假此名以肅師旅此尤不可蓋此詔一出都人民情搖動外寇未平

腹心已潰矣在景德中眞宗皇帝澶淵之行當時猶曰幸而克敵以今日觀之國力盛強民財豐實將相得人士卒用命能如景德之時乎陛下乃欲輕萬乘之尊蹈不測之險三尺童子亦將爲陛下寒心臣父易簡常備位東宮僚屬父子荷國厚恩而臣復處封駁之地不敢不爲陛下盡告區區愛君之心死不奉詔所有錄黃臣未敢書牘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王寓使於金國不行罷尚書左丞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資政殿學士王易簡與宮祠

王寓新除尚書左丞詔寓使於金國軍前奉五輅而

行寓有懼色門下客李允文假設八難以問寓不能
對入見上辭其行不許寓固請且曰臣夢祖宗怒以
五輅奉金國上大驚詰其故曰祖宗何故不賜夢與
朕而與卿耶寓言臣受命而行職在臣也故祖宗賜
之夢而警焉上曰何以驗之寓辭窮何桌叱之曰王
寓狂忘可退寓惶恐戰慄異日寓見上辨其事曰非
臣之詐也乃李允文教臣爲此語且謂臣曰不託以
夢不能免此行上怒之其父易簡亦上章祈懇免行
乃降旨曰王寓誑誕避事追還左丞誥命付尚書省
毀抹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父易簡落職與
宮祠並日下出門赦朕聞路溫舒以丞屬而請往絕
域傅介子以馬監而求使大宛蓋委質而爲臣無辭
難而避事苟懷誑誕曷追典刑具位王寓世荷國恩
蚤歷華胄昨於纂丞之始首掛譴訶不忍棄捐於終
復加湔洗罔思報德惟務懷安適邊境之繹騷遣近
臣而計議邀功生事黜賈生係虜之謀罷兵息民講
魏絳和戎之策擢爾侍從之列置之丞轄之崇特加
寵數之優式示光華之選逡巡求避撰造不根逮詰
責而辭窮乃張皇而情得方主憂臣辱爾乃便安之
求苟罪大責輕難示方來之戒姑從散秩往處嶺南

尙務省修以待寬宥又詔曰帷幄近臣義莫先於體國潛宮故老情宜篤於愛君苟罔恤於艱難乃唯圖於安利刑章具在容貸敢私具位王易簡頃以進讀之官而偕攀附之列視樞廷之品秩既顯其身掌蕃禁之文章又擢其子寵數已榮於兩得忠孝宜萃於一門逮遣使而出疆乃恃恩而擇事寓既造膝而屬請爾亦露章而懇祈教子以義方不蹈忠臣之節愛人以姑息亦非君子之風鐫秘殿之隆名即外祠之閑逸往思其咎無蹈後愆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劄子論兵機事

臣觀虜改作敵情狙詐多方見誤去秋盛傳劉彦宗之亡彼方且點集人馬今春又傳吳乞買改作烏奇邁之亡罕改作尼堪之亡又曰畏熱而投雲中然晉絳城下兵勢愈强軍壘愈多我師之出出無不敗則粘罕改作尼堪果歸乎虜改作敵人誤我使不設備故其姦計每每如此臣竊怪寇改作彼出詭道無窮而我誤於彼了無一術閒有臣下所獻計畫如用閒諜如設水櫃如招叛亡如搆空虛如攻其必救如分其兵勢三省密院騰播於天下大書文移處處有之安知其無姦細傳達於

虜改作北庭凡有措畫動輒知之彼必思所以應之之道我能制勝乎臣願陛下密詔將帥嚴飭武備勿爲所誤更詔三省密院凡事屬兵機勿得降出奏依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二終

鄭居中使於契丹居中誤作久中下同 方劭爲察訪使劭誤作邵脫使字 貫乃使人隨劭劭誤作邵 上隨以折之折誤作所 國柄皆由是物物應作誤 兩旁有丹荔十八枝一作八十株 祇備親征祇誤作祇 大帥未遣帥誤作師 都城民情搖動城誤作人 王寓狂妄可退妄誤作忘 出無不敗一作無不取敗

靖康中帙二十八

起靖康元年九月三日丙寅盡其日

粘罕改作尼堪陷太原河東安撫使張孝純被執馬步軍副總管王稟死之運判王毖提舉單孝純皆被殺通判王逸自焚死

宣和錄曰先是太原被圍提舉保甲鄭詡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爲備諸郡悉集城下爲守禦計粘罕改作尼堪由是圍太原未下分兵守之義勝軍引粘罕改作尼堪陷威勝軍及隆德府欲寇澤州逢朝廷講和軍乃還

太原遣人入城諭之曰朝廷已割太原矣亟開門孝純幷副總管王稟曰朝廷使汝交割太原但奏朝廷云某等不肯堅守如初金人大怒無如之何留兵數萬守之其酋改作而自歸雲中賊改作敵鹿角木環其城厚數里中爲小徑往來縱犬警之是時天氣已熱賊改作敵兵各休於林樾之下而分食於太原十邑其守益固大酋改作敵將既歸雲中有諜者來云四月二十七日於雲中張飲而慶者三日漢兒番兵打毬以助焉太原雖被圍甚密而竊出告急者不絕皆於衣領中爲奏狀以達朝廷且速令進大兵解圍告急之人不能脫者閒爲賊改作敵獲見其書知朝廷興兵矣賊改作敵亦甚懼其告急之人能至晉絳者皆枯瘠如鬼曰太原城中煮弓弩及皮甲以食又將告竭矣朝廷命姚古爲制置使領兵駐威勝軍其兵無故驚擾自威勝遁還隆德一路皆震人民奔懷澤閒者甚衆是時諸路救兵未有至者獨种師中以本部兵最先進五月初及金人戰於平定威勝之閒金人以鐵騎突陣師中死之至六月初太原告急者益少人皆知困內外憂恐或聞李綱爲宣撫已到懷州及分命劉韐爲副使當平定之路解潛爲制置當威

勝之衝折可求爲都統居太原之北張思政亦爲都統制當文水之南且命張灝爲陝西路都曹兼河東察訪而督其軍軍旅甚盛河東之人皆喜曰太原圍解河東安矣然河東七月雖暄日暮已涼鎧甲可御人相視曰炎暑固不可用兵今已涼而猶未進事將柰何又見官軍之過者皆江浙閩蜀之人俯僂跛躄廣爲虛寨以張聲勢耳若使諸路同日而入賊改作敵竟日轉徙道途之間問之曰汝何爲者曰救太原兵也識者默然或有知兵者私相謂曰賊改作敵數不多必不能枝梧取勝必敗矣若參差不齊勝負未可知也

八月初劉韐解潛失利賊改作敵乘勝急攻太原遂破

實九月初三日也

封氏編年曰初粘罕改作尼堪之圍太原也經略張孝純撫諭軍民曰金人雖在城下無能爲害太原自古雄藩城堅糧足加之兵勇我非不欲出師當俟金人糧盡氣失將驕兵惰乃俟援兵附近內外相應使胡騎數十萬坐守危城無有異心孝純刪此二字匹馬不歸上爲朝廷報復下保汝等血屬可乎衆皆唯諾若刪此字數十萬之力也被圍既久孝純遣人縋城赴闕奏云契勘太原被圍今已八月餘日城中居民死亡八九守禦之

卒餱糧已絕以鎧甲充食者已二十餘日卒多疲病
賊改作敵人知之外爲攻具甚盛諸道援兵杳無來託
城中危急朝不保夕臣以倉卒反側之閒雖尚且勉
强彌縫支吾然觀其事勢若援兵數日不到必致上
誤大計臣盡節效死自斷既久唯是遇陛下不世出
之主恐不得預羣臣之列少助尺寸而上無補宗廟
萬分之一下不能全闔城忠義之民望闕忍死死不
瞑目所望朝廷博謀廣訪長思深慮爲社稷天下之
計不勝幸甚

又貼黃曰臣竊聞宣撫制置使等諸道聚兵恐是計
出萬全不止解圍太原遂將盡復侵地但緣本府已
危決難等待臣已申宣撫制置等如王師並進如已
戰勝卽乞指揮諸將不以太原存亡乘勝前來措置
兼臣等尚以死守尚覬覦王師之來

又與男灝書曰城中事勢奏檢中具之兼已申宣撫
制置司汝更可少關諸司兵餘不復言此中況味正
如病危行汗存亡須臾而呼醫未至其荒擾可以想
見也迫迫切切又云醫久不至今膏肓矣可柰何然
而忍死以俟尚冀靈丹速投起此危證也又云忽收
賊改作敵人文字雖不可憑信然援師之來無託而力

已危急不無憂疑無可柰何又云契勘今月十三十四十五日據逐壁照望得賊（敵改作）馬自東南傍城投北去意謂援師相近逼逐前來至十六日後來卻有賊數十騎節次南來至二十日照得二三十騎復自晉祠榆次路北來連日往來不定竟不聞王師遠近消託闔城軍民久已乏食又無生路極不安帖事勢愈危死亡之期近在朝暮可速赴宣撫制置使司速賜催促大軍星夜前來解圍爲望

又云今日申時已寫文字未發聞東壁報有金人數隊到城下齎到已屯駐大軍太原勃極烈（改作貝勒）文字大略云汾州南鬬平遙壽陽等處諸頭項官兵悉已戰退雖賊（敵改作）計姦狡語言狂妄不可憑信但緣援師屢失期約又無端的來託闔城之人愈更憂疑可體念本府事體危急人心反側促督大兵前來解危萬一僥倖獲濟粘罕（尼堪改作）攻城之具曰礮石洞子鵝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礮三十座凡舉一礮聽鼓聲齊發礮石入城者大可如斗樓櫓中礮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棚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卽時復成粘罕（尼堪改作）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輪上安巨木狀似屋形以生牛

皮漫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兩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改作尼堪填壕先用大板薪柴次以蘆荻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塡卽先穿壁爲竅致大鞴在內俟其薪多卽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然濕薪火旣漸盛令人鼓鞴其燄亘天故能不令塡壕其鵝車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鐵皮使數千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亦改作又先以索絡巨石道彼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悉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悉爲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我又嘗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無何人衆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次烹弓弩筋甲百姓煮浮萍樹皮糠粃草荄以充腹次卽妻男將斃雖慈父義夫無不親食其肉不暇相易恐斤兩輕重人之不等也非王公之巧則太原不旬日卽失矣

又曰太原被圍二百五十餘日外城已失月餘城中乏薪乃毀屋取木燃骨充爨殍死百分僅存一二餘皆病不能振雖被堅執銳者以其飢乏悉委軍器但倚壁瞠目不能步走至是金人攻重城如蹈平地王

稟聞金人入城復領贏兵與之巷戰身被數十槍孝純等爲金人所執粘罕改作尼堪謂曰爾以一城輒敢拒守且大遼爲我滅今城既爲我得有何能乎孝純曰使我有糧爾豈能逞其志也聞自古爲天下者務廣德不務廣地爾滅大遼不使繼世滅人宗廟德既不施地雖廣大極盛必衰兵雖改作忌驍武好戰必亡粘罕改作尼堪笑謂之曰大遼天祚內政不修外侮鄰國畋獵不時女色無厭湛酒嗜音我家大聖皇帝知其必亡躬行天討以順伐逆社稷邱墟固其宜已何云無德爾家國主遣使海上就盟者屢矣數數敗好太祖武元皇帝存大體不欲出師問罪我家既得雲中聞你家始以兵來朔界後趙良嗣馬擴等來我皇帝責其敗盟乃不遣使事字刪此本不欲通和以良嗣等再三請求乞依舊好大聖皇帝降旨云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朝皇帝御筆親書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二十四縣漢民其係官物及奚契丹渤海西京平灤等州不在許與之數後聞你家竊入燕京用兵失律敗衂奔歸童貫再遣趙良嗣求講我家圖燕京我大聖皇帝遂分三路入燕僞后奔走遼大臣開門以降乃遣馬擴歸你家朝廷

獻捷我大聖皇帝不預歸國交與你燕京你家遣詹
度使人招我家知平州張瑴加其節鉞使世襲平州
又將不係交割民戶招誘南去敗盟之君有如此乎
向者我皇帝遣二太子郎君與我等分兵問罪天兵
既抵汴京你家君臣哀鳴請和請割三鎮二十州以
贖罪太子矜憐從請遂乃班師誓墨未乾盟言又變
三鎮不還以兵襲我自古違盟不克享國今再奉敕
命復行弔伐汝宜自新吾當用汝孝純曰朝廷之事
我未嘗預聞唯被命帥此一方世受國恩焉敢背棄
我聞不戰屈人之兵爲上向數攻城未嘗得志近以
我兵飢乏故城爲爾所得又況攻城爲下策何足道
哉孝純唯有一死以報朝廷勿復多言遂瞑目不語
粘罕改作尼堪又使人捽仆孝純及子浹於地曰從我則
有生理不然吾以萬種之刑及你父子浹大聲曰我
不負朝廷願被楚捶抗言不撓父子要其必殺粘罕
改作尼堪曰你父子不畏死先取餘官來令看遂將統制
高子祐統領李宗顏運副韓總提舉單孝忠廉訪狄
充通判方笈張叔達三十餘人皆被殺而孝純父子
顏色不變粘罕改作尼堪顧謂高尚書曰押去勿令自盡
孝純不食者累日稍稍爲左右誘令啜粥食粘罕改作

尼堪令人押赴雲中

傳信錄曰粘罕改尼堪作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改尼堪作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處築壘環遶分人防守內外不相通遂陷

林泉野記曰張孝純知太原府兼河東路安撫使靖康初粘罕改尼堪作來攻先築夾城於外期於必取百道進攻孝純與副總管王稟以死守姚古种師中解潛張思政皆來援敗去遙授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河東諸郡相繼陷沒城中易子而食城破孝純不得已遂降

遺史曰金人攻太原築長城刪此字圍其外用雲梯礮石鵝車洞子分道併力攻衝張孝純與王稟死守朝廷遙加孝純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姚古种師中解潛張灝以兵赴援解潛兩敗績古師中灝一敗績太原以糧盡而援兵不至軍兵多餓死稟知太原不可守乃走入統平殿取檀香御像以匹練繫於其背縋城投溪而死

金虜刪此二字節要曰王稟係宣撫司統制官自童貫棄太原太原守禦稟功爲多至城陷

也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
能出而虜改作敵騎已入城倉皇之閒士卒皆潰左右
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戰志又且門阻乃天亡稟
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自盡後粘罕改作尼堪
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改作尼堪向屍戟手大
罵率諸酋改作人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靖康小雅曰王公讌稟宣和七年秋金人非時遣使
來名云告慶實覘我虛實也復紿言於太上請童貫
至河東且授以雲中之地既信之不疑貫乃出宣撫
時粘罕改作尼堪遣點虜删此二字散離木改作察勒瑪來迎貫於
天長軍言詞不遜貫猶欲厚以金帛啖之謂雲中可
得也因遣辛興宗偕往見粘罕改作尼堪興宗至虜删此字
帳粘罕改作尼堪厚爲之禮以好詞遣回時胡改作兵馬已
集入寇改作侵有日月矣而貫不之悟興宗歸未浹日
而粘罕改作尼堪董師已及塞上警報至貫以歸謁天下
兵拒敵爲詞棄軍夜開太原門而出日馳數百里還
京師是歲十二月十六日也留公爲太原副帥因總
宣撫司之兵屯之是月粘罕改作尼堪入代州忻州守臣
及石嶺關戍將皆開門迎降賊删此字長驅太原時二
太子已陷全燕之地矣十九日太上皇帝以郊祀禮

畢恭謝上清儲祥宮西邊上章告急且乞援師樞密蔡攸匿不進呈是日蔡靖郭藥師張孝純各遣官星夜奔走皆至京師攸貫知不可掩乃奏之太上大震不終禮亟還內中遣中人梁方平以兵守河橋又遣何灌將兵屯滑州以爲之援貫攸等密預議遂傳位淵聖且爲出避之計攸恐身去朝廷禍將不測遂用吳敏自給事中爲中書侍郎李綱自太常寺少卿爲尚書右丞託以庇其家且謂敏有定策之功焉二十三日遂行內禪之禮太上退居龍德宮二太子既破信德府遣郭藥師以輕騎先據河橋敗梁方平於大丕灌力不支亦退走未幾二太子兵濟河明年正月五日貫攸挾太上皇帝后妃鄆王楷等東走淮浙胡馬改作敵兵至國門之北閱月議和乃歸而粘罕改作尼堪以爲太原未下河東勁兵必乘其後因詣攻太原公時總守禦之職以死拒寇城中食盡至煮弓弩馬甲筋皮充糧雖粘罕改作尼堪盡銳攻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克諸道援兵如姚古折可求劉光世种師中劉韐張灝解潛等軍四面俱至賊改作敵分兵摧之皆不得前九月初九日城遂不守帥臣檢校少保張孝純不能死爲賊所擒公獨率麾下決戰突圍而出而胡改作敵

騎追之力戰不解部曲盡亡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嗚呼自京黼蠹國縉紳之士久以欺罔相承諂諛成風俗靡極矣無復長慮卻顧天意既怒假手胡孽改作金人公之不濟天也雖亡身徇義其如天何彼尸將相之任者愚不知機莫不尚貪其生不肯盡節然往往不免拘執或不得其死孰若公挺然自斷視死如歸忠烈如是之盛哉詩曰矯矯虎臣捍城於幷殫其智力沮茲奔鯨攻踰九月賊改作敵不能乘無食無援百雉乃傾負像赴水義不苟生大節卓偉千載光明

靖康遺錄曰金人攻陷太原張孝純拜降太原城方四十里人刪此字守添禦甚堅百姓自十五以上六十以下皆籍爲兵屋舍皆拆去壁令所在相通貧富均食如一相持半年救兵不至糧食既盡殺老弱餉軍賊知城中困甚以雲梯登城守者皆不能運動城遂破縱兵入城無問老幼皆殺之焚燒屋舍夷其城郭太原自此遂邱墟矣

靖康小錄曰初太原之圍自乙巳十二月至丙午九月初三日方破緣兵困糧盡援兵不接城中殺人而食困餓死者十將八九守禦人所食草木根及煮衣

甲皮至是始困故賊改作敵得乘困破之居人及守禦向敵死者無數城破守臣張孝純持刀欲自盡左右侍兵抱持奪去爲番人擒虜惟通判王逸誓不屈賊登閣抱太宗御容令人縱火而死太原陷時又有轉運判官王毖提舉常平單孝忠亦死於難後因毖家人自言贍正議大夫詞曰頃以才選轉漕河東而奚虜之衆長圍太原删而奚至此九字改作值太原被圍身與帥臣嬰城固守王略不贍卒爲賊改作敵圖將軍生降方安右校之位少從前死不隨屬國之歸程俱詞也

封氏編年曰張瀕出榜云本司已探得太原已開了四門今晚出兵前去應援仰軍民知悉士庶讀榜者莫不相賀是夜將半瀕開西門進兵往石州路去人皆驚愕莫知其故後數日方知太原既失始悟瀕紿衆出榜爲出城自逃之計雖三尺之童莫不扼腕切齒欲食其肉瀕被受敕旨令總陝西河東路將帥俾救太原者無他以瀕於孝純父子也欲使極力進兵不料其無他才總師幾年未嘗以忠規秘計指蹤將兵但委士卒迎敵捍禦敗兵覆將挫辱國勢軍資億萬悉爲金人所有不念君寵父恩欺上罔衆唯務自全不忠不孝有如瀕者乎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三校勘記

提舉單孝忠（忠誤純）爲陝西路都漕（漕誤曹）如王師幷進不日戰勝（不日誤作如已）以生牛皮幔（幔誤作漫）上乃遣良嗣馬擴歸你家朝廷獻捷（脫良嗣二字）我大聖皇帝不豫歸國（豫誤作預）父子要其必殺（其一作以）惟通判王稟（稟誤作逸）令人縱火（縱火應作投水）而死少卿前死（卿誤作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四

靖康中帙二十九

起靖康元年九月五日戊辰盡十三日丙子

五日戊辰吳敏落觀文殿學士宮祠

臣竊上言臣聞國之威柄惟賞與罰賞罰者是非之所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爲善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則是非倒置無所觀效竊見前宰臣吳敏因上皇有內禪之意遂建白傳位於陛下會未累日致位輔弼自惟年少恐不能協副眾望乃招賢能張大聲勢當是時也人皆稱之及戎虜改作金人既退寢生驕心

侈協贊之功偃蹇無所忌憚邊防之急不復經意將帥之任不復介懷器甲遲緩而不預爲之計糧食稽遲而不早爲之所般運失時蠹害爲甚凡此數者皆當今之先務雖究心悉力猶懼不能以濟事而乃怡然視之如平時可不爲之寒心哉以至元祐舊臣則抑遏而不加牽復蔡氏大惡則蔽覆而不正典刑使陛下之仁恩不能以下布而臣竊之章疏亦沮而不行焉不問邪正同於己者善之不問愚智異於己者惡之於是士夫失望民庶解體則今日之罷已爲晚也敏雖罷相然猶爲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揚當江淮之衝素號繁劇觀文之職冠於秘殿可輕以授之哉敏以罪去尚且得此臣懼自今以往執政大臣勤恪者無所勸而懈怠者無所懲矣伏望陛下明其罪惡以正刑章以爲後來臣子之戒取進止

又上言臣嘗觀李唐諸帝其聰明英武無若太宗者及太子承乾廢以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其心無聊取佩刀自向賴長孫無忌抱持以免請立晉王大事方決雖其平時英略如此一爲多愛所牽不知自處乃知在疑似之間能斷以大義略無纖芥誠天下之難能臣伏覩道君太上皇帝去冬銳然以大位內禪於

陛下不謀闇闇不問閹官不詢羣臣使神器永有依歸其賢於唐太宗遠矣蔡攸出入密侍聞上皇倦勤之意甚久奸人多慮用心不臧不肯宣露者將有所待一旦上皇除陛下以開封牧攸知事勢已定又自度父子稔惡平時邪曲憚陛下之剛明遂授其語於吳敏俾之建白攸又贊敏爲門下侍郎其慮患深矣敏不自揆乃攘爲已功羣小交口稱道以爲有定策之勳茲實駭聞藉使當時上皇意未有所主雖百吳敏何能爲哉既貪天之功以爲已有又得蔡攸所授之語惟思報蔡氏之恩略不顧君臣大義雖言章交攻其罪而敏橫身障蔽斥逐臺諫招引同門以爲己助迫於不得已凡三四賊竄僅能置京攸於湖外而已陛下灼知其姦奮乾綱之斷投京海外竄攸嶺表分布子孫各置遠方京不及過嶺而卒於善地大不慰天下之心無不歸咎於敏者方金賊犯順改作金兵深入李邦彥欲議和敏則以和爲是雖三鎮之重遽欲棄與及徐處仁欲議戰敏則以戰爲不然雖种師中逐賊改作敵出界不以爲功王雲倍程北歸求尺書以議退兵敏遂沮其議及解潛折可求敗衄遂復請遣使以議和其失機會一至於此太原之圍期年未解河

北之寇既去復還其爲玩敵莫大於此言章所擊稍涉蔡氏之黨則匿而不行進用之際稍有蔡氏之舊則力加推引惟效京攸專權跋扈略不知先國家之急又數與等輩交相矛盾懷姦積惡巧佞陰很未見其比投之遐裔尚未塞人望觀文隆名宮祠優職豈宜畀之伏望陛下斷以不疑特賜竄斥布告天下使上皇恩德與日月爭輝無致小人妄有掩蔽臣將見天地悅豫神祇喜樂蠢茲夷虜不威自服（删蠢茲至此八字）矣臣有所懷不敢自已幸陛下赦其狂率取進止九月五日奉聖旨吳敏落職仍報行

九月壬申吳敏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臣竊上言臣近嘗論前少宰敏掩竊上皇內禪之德自謂有定策之功及專權跋扈懷姦誤國固非一事理當投之荒裔以爲人臣不忠之戒聖恩隆厚尚存體貌止令落職宮觀罪大責輕未協物論誤國欺君罪通於天雖戮市朝未足塞責陛下自卽大位屏出宮嬪不邇聲色近以星文謫見避殿減膳以消天變憂勤恭儉前古未聞雖村童野老言之尚能流涕敏身爲宰輔自當仰體陛下至誠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補報邇者厚費金錢數百千置婢妾三二人

以供娛樂自謂宰相事業如此而已木石肺腸略無憂國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以故內外細大之事一切不復經意同列詢訪笑而不答伏望陛下詳臣前日所列之惡與今來所論之罪速賜投竄未足償誤國之大過亦使知罪之不可幸而免也取進止九月九日奉聖旨吳敏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手詔曰朕以嫡長受冊建儲十有餘年上皇畀付之意既以大定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忽降睿旨建朕開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知將內禪矣及二

十一日宣制而百司庶府以至都人亦莫不知是時蔡攸領樞密院自知罪惡貫盈他日不免乃引給事中吳敏於宣制日入至玉華閣（玉華閣者禁中深密之地非外廷臣所得至處）又二十三日引敏連入蓋攸方經營江浙之行欲酖腹心之士置在京師候伺動靜中外相應其事詭祕難使眾知故引敏入深密之地與謀耳攸既東行言章擊蔡氏者日至而敏傾身障之詭計百出終以敗露及蔡京子孫皆遠竄而京子絛至荊南託進士黃大本附書寄敏爲開封府緝捕得之其書責敏曰僕父兄於閣下可謂有德矣閣下自布衣登要途立

功名始終與父兄交契自應知之閤下縱自謂我不出蔡氏其可得乎由條書觀之敏之爲蔡氏腹心明矣且朕以太子受禪何待人言若以謂嘗言則入玉華閣之日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何也攸乃詐傳命令以敏有建立之功擢爲門下侍郎其姦僞締構乃敢如此是以上皇在龍德宮每見管勾官待制譚世勣李熙靖必曰內禪之事出我至誠不由人言言必滅族誰敢言者以此知敏未嘗建言但攸引入與爲他謀上皇獨斷而爲此策冠映古初矣吳敏乃以爲已功可乎若敏輔相有力猶可以贖罪又況深險而好自專弛漫而不及事致今日邊事尙熾兵民未得休息投諸遐裔亦輕典爾故茲詔示可付史館仍布告天下

告詞曰爲臣之惡莫大貪天之功失職之刑孰先誤國之罪宜加顯黜用穆師言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亳州明道觀吳敏性稟柔邪中藏險詐竊名第以徼幸之術盜倚任於擾攘之時惟眇質之纘承蓋上皇之素定乃緣私黨之託謂有建言之因迨竄凶渠果協公議究觀黨庇之迹迄符陰告之情且朕方勤政躬宵旰之憂而爾乃懷安肆娛樂之奉用人論

事濟姦慝則有之料敵籌兵失機會者多矣稽使指有後時之慢忽邊防無先事之圖謀皆不臧咎將誰執有相若此惟國之羞既邦憲之稍伸顧人言之不置貶從散秩投畀遐方尚體寬恩勿忘修省

林泉野記曰吳敏字元中眞州人登第蔡攸喜之漸進用宣和末爲給事中金人犯順改作至汴徽宗欲遜位皇太子攸探知上意密以告敏敏以力贊其事淵聖即政驟加敏中大夫門下侍郎李邦彥爲百姓所擊因罷相敏奏邦彥有功復用爲太宰俄而陳公輔上書乞相敏力主和議太學生吳若奏書言敏姦邪上欲加若罪敏復諫止敏請早立儲貳又請增春秋一經許舉人習治進諫議大夫方時多事敏乃買婢妾以自娛臣寮言敏不可當危急之際又與徐處仁日爭議上前上爲解之不已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繼而開封搜得蔡絛所遺書言敏受蔡攸恩不能營救上怒彰其惡涪州安置

詩選曰敏儀眞人妙齡秀發政和初上庠試書義有聲蔡京見其程文復愛其丰韻粹美欲以女妻之元中辭焉釋褐授浙東學事司幹官除館職擢記注西掖時年二十七玉立鴛鴦行中一時欽豔遷給事中

鄭達夫既相以言事落職宮祠退居維揚遂歸白沙數年不以一事干人吳正仲僑居於彼元中師事之學爲古文四六質疑就正日夕不倦暮年文章大進縉紳咸欽重其不以貴顯自高詘己務學如此宣和五年復召還舊物兼直禁林制詞温厚人多傳誦蔡京罷相麻云於戲再圖揆路之崇本予德意三告師臣之老乃爾令名河北德音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訓誨之德又云大田在望將觀牟麥之秋南風既薰且解里閭之愠敏有侍兒曰遠山美姿色通文理敏每爲文使供筆硯之役一日有訪敏者敏方據案運筆遠山者方磨墨拂紙時服其風流如此宣和七年冬女眞改作金兵倉猝犯闕改作深入上皇久厭萬幾元中建內禪之議卽日除門下侍郎靖康初進元樞拜少宰與徐擇之太宰同命是時招徠天下名士凡坐黨錮廢黜悉加遷擢寖與徐公議論不協朝廷以防秋不遠廟堂失務同寅並罷相以觀文殿學士外祠尋以事貶渝州安置

蔡攸移萬安軍安置

臣寮上言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刑賞之行非出人主私意與天下爲公而已昔

舜誅四凶天下咸服者言其公也蔡京竊國二十餘年罪惡貫盈殺之宜矣吳敏等力爲保護屈國法以報私恩天不孰不痛憤而遷延數月不正典刑陛下灼見天下怨京之甚奮獨斷之威不恤姦言投之海外以禦魑魅雖三尺童子莫不謂然京恃敏庇覆之故滯留道塗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無不咎敏之沮格言章不早投竄致京身死內地抵掌而歎者紛然如京之惡固大矣若攸之罪亦不減於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天下罪與童貫何異哉驕奢淫佚載籍所無包藏禍心雖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容其辭今置之雷州實未協於師言雷雖在廣南其地瀕海絕無煙瘴土風不異於中州此吳敏之私意也今若不竄之海外不爲未正凶人之罪亦恐不足服國人之心願陛下速賜施行無使若京之早斃再失天下之望臣不勝區區之懇取進止九月九日奉聖旨移萬安軍安置

十一日甲戌閤門宣贊舍人吳革往太原使粘罕（改作尼堪）革見粘罕（改作尼堪）庭揖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語直虜（改作敵）相顧動色愧歎（改作）服爲追回攻威勝軍等處人馬授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使折

彥質請於朝急備河南且乞選精兵捍禦戎人（删此二字）而復遣使出塞以强中國大臣之謀優游不斷尚執講和陷於賊（改作敵）計而不能悟

十三日丙子譚稹移昭州王安中移象州並安置

臣竊上言臣竊見比者金人愈肆猖獗（删金人至此六字并）門之圍未解河朔之寇深入而我師數有敗衂退走之恥者無他士弗用命而氣不振士氣不振則孰肯效死又安能取勝哉然則士卒之氣何以振之儻朝廷於行法之際有以大慰人望而快其平昔憤怨之心則士卒之氣振矣且河東邊郡失守以至於今其勢益可憂前後敗軍覆將所殺戮者不知幾何人孰不知忻代之失始於譚稹招刺義勝軍致令耿守忠輩開門迎敵陷沒要害之地遂至於此也河朔自收復諸郡人皆知必有今日之患向者長驅屠戮之禍城下要盟之辱不忍復道孰不知燕山之變蓋緣王安中身爲安撫措置乖方既陰知其必有變而嗜利固寵不以告朝廷乃貪緣爲私求自便以歸致郭藥師背叛降敵爲之嚮導遂至於此也此非特士大夫知之凡嘗遭虜寇（改作俘掠）之患者無不切齒憤惋思得此二人者而甘心焉今陛下儻從民望將二人者重

加誅責則天下之人必曰聖上哀念吾赤子之無辜而就死地故求首禍之人以正典刑孰不鼓舞欣快而相告哉如此則何患士卒之氣不振而弗用命乎二人罪惡如此而朝廷未盡施行譚稹雖已責散官而尚處近郡王安中初居隨州今改置臨江軍善地則何以慰民望而快其積憤之心哉臣謂重行典憲之後猶當降明詔露布其罪使天下咸知庶令軍士感勵自奮而成敵愾之功正今日之所急也乃復加惠有罪特屈刑憲以失天下之望伏望睿斷并譚稹招刺義勝軍馴致今日之患則罪不在童貫下又聞

金人起師之因亦指王安中擅納叛降故去歲十二月二十五日檄文首著其事以謂因此構怨以致興師天下之人皆謂安中卽有重責不謂久稽典憲今朝廷復有和議則安中之責尤不可輕亦助和議之一端九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安中移象州譚稹移昭州並安置

遣史曰王安中到象州有詩曰後人誰促漁陽戰舊守猶遷象郡來

幼老春秋曰王安中字履道以文章有時名交結蔡攸攸善之引入禁中太上賜燕飲半酣是時鄭妃有

寵猶未正中宮上出之鄭氏簪玉花上有雙飛玉燕
攸謂安中曰豈可無詩安中卽作詩進曰玉燕雙雙
撲鬢雲碧紗衫子鬱金裙神仙宮裏驂鸞女來侍長
生大帝君太上大喜安中尤善四六致位政府別無
他長除知燕山府制有曰高文大冊宣居後學之宗
又曰推翰墨潤色之工爲劇繁允濟之任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四校勘記

神祇喜樂（祇誤祇）近以星災謫見（災誤災）思惟所以補報（脫惟字）冠映古初矣（初一作今）試詩書義有聲（脫詩字）授浙東學士司幹官（士誤事）尋以事貶涪州安置（涪誤渝）上出示鄭氏簪（示誤之）

靖康中帙三十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五日戊寅盡十九日壬午

十五日戊寅李若水見粘罕（改作尼堪）於榆次縣

靖康大金山西軍前和議日錄曰靖康元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出門差往大金山西軍前

十四日若水等被旨日下出門差往大金山西軍前和議九月初一日長行十五日次太原府榆次縣見大金館伴使蕭慶（呼太師）副使劉思（呼尚書）前來相見問勞甚勤慶曰使副們緣何事來若水曰某等爲和議來慶曰有國書否若水曰有書慶曰國書外莫別有

議者事否若有須當先去譯知國相元帥爲便國相
罕也○注改作尼堪蓋前次邵諤等一番奉使謂邵溥到來初
閒問他道國書外莫別有議者事否渠言無及見國
相卻有面議之事臨時甚是艱難要使副知若水曰
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旨令若水等再三啟白
國相元帥前次姦臣誤國煞有施行今日分差兩番
使人前來謂王雲馬識遠也以道志誠悔悟之意願國相元
帥以生靈爲念盟好爲心早與通和則天下幸甚慶
曰容某等先爲譯知國相若水等稱諾乃歸幕次近
晚伴使令人來傳語二人請排禮物土物來早見國

相次日譯語二人前來引請若水等齎國書押禮物
土物入軍門見國相行次中門列甲兵兩行至帳前
幕次下馬伴使來接迎慶曰國相先令來問使副一
事趙良嗣是上皇時可上可下者人今不知在甚處
若水曰趙良嗣今已謫過嶺南去矣慶曰不知幾時
被謫若水曰不是去年冬卽是今年春亦未甚記得
仔細也慶曰國相又教先來取國書履曰國書莫當
某等親見國相面投方是若水曰和議正要情通先
納過書去亦何害若水遂搢笏出國書與慶慶恭領
之卽曰使副且此少待容慶等先去見國相若水等

復坐幕中少閒譯語官一人來云國相請使副若水曰
等令齎禮物土物詣前與國相相見敘禮訖若水曰
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旨令若水等伸問國相
元帥台候萬福國相恭授禮訖復曰使副們來時貴
朝皇帝聖躬萬福若水曰某等來時本朝皇帝聖躬
萬福若水又曰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訓令若
水等再三啟白國相元帥前次姦臣誤國煞有施行
今者分差兩番使人前來以道志誠悔悟之意願國
相元帥以生靈爲念盟好爲心早與通和天下幸甚
國相曰那收燕山時殺了底許多人是生靈也無履

曰國相若追思往事一一細較卽使使人何以爲詞
若水曰某等面奉本朝皇帝聖訓令某等再三啟白
國相元帥今欲以三鎭逐年所收租賦悉奉貴朝願
休兵講好國相厲聲曰既有城下之盟許割與他三
鎭那租賦便是這裏底怎生更上說也若如此便是
敗盟不割三鎭若水曰蓋緣三鎭軍民未肯交割故
欲將逐年租賦奉貴朝其利均一止是愛省事幸國
相元帥開納國相曰公們不去勸諫貴朝皇帝教早
割與他三鎭土地人民便是好公事卻來這裏弄脣
舌想捐空恐使不得（捐空謂脫空也）履曰本朝今則煞有忠

義之士輔佐今聖與昔日事體不同使人說得是與不是實與不實如何瞞得國相元帥國相約若水等坐左右曰國相請使副與伴使就幕次相聚若水等退伴使迎接若水等過右帳下酒三行勸一鍾慶曰國相令某等伸問奉使爲軍行不及爲待幸明察若水等稱惶恐慶曰夜來天氣大段寒了未知中原如何履曰東都尚未挾纊慶曰南北天氣如此之異又曰適來使副見國相所議如何若水具道前言慶曰國相道爲有城下之約故提兵專來若不割得三鎮土地人民將有何面目歸去見國人履曰某等已曾

啟白國相元帥非是本朝不割三鎮土地人民蓋緣三鎮軍民未肯交割故欲以租賦奉貴朝免得交兵生靈之幸慶曰但恐不可若水等退少頃國相令人傳語送羊二口酒三十瓶錢一百貫與使副洗塵第三日早若水等詣軍前謝國相訖若水曰某等昨日嘗以國事上冒台嚴欲望台慈以生靈爲念盟好爲心早爲通和則天下幸甚國相曰貴朝當今之時譬如著棋一般既敗則補其餘若顧惜恐一齊帶累了不可知若水曰本朝若顧惜又豈肯以三鎮租賦奉貴朝也國相曰不須巧說遂揖若水等坐國相曰使

副們行甚路來履曰某等由井陘來國相曰聞此路
險阻不能通車果否履曰然國相又曰去歲聞解制
置謂解潛也統兵守井陘路不戰而兵潰何也豈其險不
足恃而兵不堪用乎履曰去年解帥被旨到河北兩
路點集沿邊弓手保甲繼聞兩國通和隨時放散卻
非不戰而潰況亦不會守井陘路恐是傳之者妄耳
國相又曰使副們來時黃河凍未若水曰大河須極
寒方凍國相曰使副們何處人氏在鄉里時以何爲
生若水曰某乃洺州人履曰某乃汴都人若水曰某
等在鄉井時皆以讀書爲活國相謂履曰副使既知

書何故作右官履曰讀書無成乃因武弁國相舉詩
一聯近來漸覺家風好兒讀書聲女織聲若水曰敢
問國相元帥仙里台眷安在國相顰眉曰祖鄉在瀋
州骨肉昨因契丹征遼東時皆被害近方得一小女
子履曰以此見兵革豈是好事履又曰陶淵明所謂
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國相目屬履久之若水等
退是晚伴使來相見慶曰適來國相曰此番使副煞
忠梗聰明只是所議不肯說盡話若水曰某等所奉
聖旨止是如此不敢虛誑更幸太師尙書因見國相
再爲稟知慶曰當如所議慶等退第四日早若水等

再見國相若水曰某等茲者特來議和欲便兩國區區之意已嘗稟知敢望國相元帥早與開從國相曰待國書中答去若水曰和議事大恐國書中不能盡曲折幸國相元帥面諭可否國相曰亦若删此字無多事履曰某等恭傳得本朝皇帝志誠之意遠來議和須得國相元帥端的言語歸去便是使人不失職國相曰若不割得三鎮土地人民決不可和履曰國相若堅執不回使使人何計則是國相曰使副不若且歸休若水曰縱使某等歸去將何面目敢見本朝皇帝縱見將何以爲詞更望國相元帥曲全兩國之美

國相曰不須忉怛若水退第五日早若水等再見國相方欲起言和議國相遽約若水等坐國相曰已作國書了命左右取到遂傳與若水不得已揔勞領之國相曰使副們少閒便回如到京師煩爲再三奏知貴朝皇帝承遣使命遠來頒示宸翰及禮物等不勝感荷爲軍行無物貢謝伏望睿察所諭三鎮租賦不須言及若差人速來交割土地人民即便回軍通和萬一不從須索提兵直到汴京理會也若水等又欲起議國相作色曰已言在前不必再三若水等見事勢不可即曰容若水等來日謝辭了國相即行國相

曰不必講此禮使副卽今可便行若水等稱諾乃歸與國相敘別歸幕次國相令譯語官二人前來云國相傳語使副承遠來無以爲謝白馬一匹並銀鞍銜一副將字删此花羅三百匹香藥一合上正使侍郎烏馬一匹幷銀鞍銜一副將字删此花羅三百匹贊歎甯二十匹删贊歎至此六字香藥一合上副使觀察更有酒一百瓶錢二百貫犒設一行官吏若水等辭不敢受伴使來相見曰此是奉使合得之物不可壞卻常例若水等不得已收之伴使相送及五里許置酒三杯餞別勸一鍾慶曰國相令某等再三致意使副承遠來爲軍行無以爲待望見察若水曰某等此來上荷國相元帥太師尙書台眷如伴使歸見國相煩斥若水等名致謝慶曰謹領台命敘別乃行十一月十一日歸次國門次日不隔班引見對於崇政殿

十九日壬午李綱罷宣撫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

李綱以宣撫使屯於懷州也諸將皆敗太原失守綱將士多叛去金人乘之遂大敗而還上怒遂罷綱使知揚州

傳信錄曰初賊改作敵騎既出境則遣王雲曹曚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鎭人民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

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爲之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又歎曰事已不可爲矣因入奏劄奏狀乞罷初唐恪謀出余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去此數人者則余亦不能久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

不允余具奏力道所以材力不勝任者且得昏憒之疾不罷決誤國事亦并敘曩日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余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邱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間也余具奏辭免不敢當具上疏言所以力乞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如宣撫司得兵若干防秋兵若干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

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可按
臣既罷去恐不知者以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
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乞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
之捍敵金人狡猾（删此二字）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
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
預國論敢冒犯以聞既而果有其言
中書舍人劉珏奏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中書舍
人安扶奏准詞頭李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李綱
輕脫寡謀强執自任前後敗師覆將非一所有詞頭
未敢具草奉聖旨令以次舍人行下者臣伏見仁祖

朝韓琦以直學士經略陝西而好水之戰任福劉平
皆歿於陣士卒死者甚眾仁祖非不知諸將違琦節
制致敗也雖善其皆合事機然猶坐降一官神祖朝
韓絳以次輔宣撫西邊兵將深入荒域卒至駭擾橫
罹戰傷神祖非不知絳之推忠盡瘁也雖原情無他
然亦罷相止以舊秩出守鄧州蓋人君陟降如天無
心雖知其才能之可用忠赤之可倚或有過焉不可
不加黜罷也竊見李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而聽用
不審數有敗衂以致士氣益喪虜（改作敵）勢益張其罪
亦著矣陛下亮綱用心無他因其有請寵加峻職授

以便郡雖臣寮繳奏復命以次命詞行下於此見陛
下厚於記功薄於責過也然綱此行敗軍覆將耗財
疲民非特如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邊之失其可不
加黜責以示懲戒乎臣至愚不肖嘗慕范仲淹之中
正仰事陛下非敢於綱敗事之後從而下石也但朝
廷典刑不可不正如陛下念綱前日之勞在所記錄
察綱今日之敗志在殲寇亦宜黜官降職以慰死者
之心爲敗事之戒既不以今日之失而遂忘其前功
又不以前日之勞而曲庇其罪戾賞罰昭著如天無
私則將帥聞之莫不感激思奮而寇攘有可平之期
矣所有詞頭臣未敢具草

臣寮上言新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李綱本以凡才
誤膺器使卵翼於蔡氏之門傾心死黨逮上皇將有
內禪之意攸先刺探引綱爲援使冒策立功而綱之
罪狀有不可掩者臣請爲陛下數之太上皇心存道
奧倦聽萬幾陛下以元子受大寶位臣下何與焉乃
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此其罪一也金人之兵傅於
城下逮西師之至彼且心懼氣懾不敢肆行抄掠莫
測西兵之多寡強弱兩軍相持則易於和議矣綱乃
妄意一勝逮姚平仲之挫衄使之復逞虎狼之心其

罪二也王孝迪揭榜取民金寶京都之民爲之騷動朝廷大議已定不復取於民而綱自出文榜以爲功身爲大臣躬詣大肆以收前榜竊譽兵民使怨歸公上其罪三也兵既妄動朝廷不得已暫行罷免爲之死黨者默諭其意力率士庶伏闕乞用李綱脅持君父幾至變亂其罪四也身領守禦不知體國假君爵祿以市私恩四壁之賞太濫幾至數千人而親戚故舊或濫轉官資或白身授官鮮有遺者此其罪五也陰與吳敏黨庇蔡氏薦京入對上皇之歸也力引蔡氏俾還京國蹤跡詭祕其遣攸書則有密語不敢忘之說卽不知所謂密語者何事此其罪六也自謂功多排斥同列任情好惡妄作威福致陛下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戒此其罪七也身爲樞輔知術疏淺不能逆詐輒以蠟書付金國之使妄結余覩改作伊都使金人復加怨憤抄掠吾民致河北河東之寇未平此其罪八也陛下以种師中之敗歿遣樞臣宣撫河東而綱輒敢拒抗君命乞納陛下所與之官以臣抗君命幾於跋扈此其罪九也逮至孟津不務持重以量兵勢惟以軍法督戰遂致解潰之兵潰散挫衄卒無尺寸之功以致幷門失守此其罪十也古人所謂是

口尙乳臭者其綱之謂乎且其行軍用兵徒知襲童
貫之迹妄自尊大爲僚佐罕見其面獨智不能用賢
果致敗衂損國之威使金人復擾河朔致朝廷再遣
使議和欲誅厥由咎將誰執伏望陛下早正十罪大
奮乾剛特賜竄黜爲人臣懷私誤國之戒
李綱提舉杭州洞霄宮
宣和錄曰臣寮上言竊見新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
李綱輕脫寡謀强執自任專主用兵之議而無勝算
奇畫及陛下命以宣撫之任日冀其有功而前後敗
軍覆將非一用 删此字 耗邦之財不可數計綱亦知其
罪而自列矣陛下復加以寵召使守郡此臣所未喻
也奉聖旨李綱差提舉杭州洞霄宮
又臣寮上言謹按前知樞密院事李綱首用兵以解
太原之圍凡戰守之策一切聽之不從中覆已而方
略乖謬節制無術出師輒覆敗取辱夷虜 删此四字 太原
失守天下寒心綱匿而不言近世大將誤國辱朝未
有若綱之甚者奏議有曰若棄太原乞降御筆手詔
綱遷延懷州弗力救援乃欲以棄地之事歸之君父
以逭其責懷姦如此且綱妄庸人耳平時諂事蔡京
蔡攸結爲死黨其爲守禦司也京在城外遂以守禦

之卒假京給使方君父在圍城中正賴兵衆以爲守備綱乃以資元惡大憝不忠甚矣其迎上皇於南都也與攸耳語移時蹤跡詭秘不可具言迨其還朝力欲援攸亦居政府中外洶洶莫知所爲賴陛下察見攸姦不使入城然後人心翕然以定若綱言遂行而攸復用其禍可勝計哉今年正月金人至畿甸旋卽議和既而勤王之師四面輻輳金人恐懼求去有日矣而三鎭詔書初未與也綱自以和議既成無以爲功遂與姚平仲同建劫寨之策一敗塗地朝廷不得已遂與三鎭詔書興言及此可爲慨然陛下寬仁廣

愛薄綱之罪止於罷位而綱遂使其黨張燾馮楫方元若余應求陳公輔之徒鼓惑衆聽唱爲伏闕之事幾至大變其初王孝迪斂民之金以犒虜人（改作金軍）諫臣論列陛下重惜民財爲罷之綱乃斂恩歸己收其榜以沽小民之譽小民無知以爲盡出於綱故伏闕之日相聚萬餘觀綱處心如此豈所謂善則歸君也哉今秋金人舉兵再犯邊陲首以綱爲言嗚呼綱之罪大矣尙以崇階均逸祠宮非所以示懲也臣愚欲望聖慈正綱之罪授以散員置之遠服以爲將帥失職者之戒仍以綱罪惡明諭天下以解愚民之惑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五終

讀書無成乃因就武弁脫就字　次日不隔班引見隔一作隨

則天下之事去矣事誤作勢　怨歸君上君誤作公　爲之僚佐罕見其面脫之字　耗國家之財誤作用耗邦之財　使守郡府此臣所未喻也脫府字　尚以崇階均逸祠宮均應作休

靖康中帙三十一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九日壬午盡二十一日甲申

李綱落職依舊宮觀

又臣寮上言竊見昨者金人圍守太原久而未解知樞密院李綱出總元戎戡定寇攘兵甲非不多也辟至爲屬官凡七八十員抽差人役凡六十名能否不辨幕府紛然軍政出於多門臨時漫無成算偏裨不知稟令士卒自相殘踐以守則不攻而潰以戰則未鬬而遁斬將不關主帥生擒則非虜改作敵人兵卒逃

散金帛散失綱既告罷其屬官或託故差出或隨逐
前來各帶券歷不廢請給所謂法度紀律一切無有
以此行師欲求決勝臣未之聞也大帥自當親臨戰
陣以護諸將決求成功綱坐懷州去軍前凡數百里
緩急何以及事其幕府參議機宜管勾當公事等官
員數猥眾又多晚進後生綱傲然略不咨問其所與
親密朝夕不相捨者惟鄒柄與張牧而已自餘僚屬
將佐唯晨夕一揖而退若有所建明須先禱柄牧爲
之傳導然後得見故人多怨卒以無助而敗事況鄒
柄張牧白身得官何嘗知軍旅之事綱數十萬之眾
而決謀於此二人可謂疏謬之甚聞綱初欲過隆德
柄牧力爭不得往及軍勢稍沮遽督諸將士卒忿怒
下情不通十羊九牧無所適從太原不守數日矣綱
在軍中尚不得知何以望其能先事而料敵哉誤國
損威莫此爲甚觀文峻隆宮祠優游非所宜得願賜
黜奪以協師言若鄒柄張牧贊佐誤事亦當追奪前
命以明國威以肅軍政奉聖旨李綱落職依已得指
揮差提舉杭州洞霄宮鄒柄張牧並罷見任令別注
授差遣

又言竊見李綱天資躁輕濟以凶愎地位尊崇恥於

咨訪辟置幕府皆一時趨附之僉人選用裨佐多平
日敗亡之亢士圖事揆策既非所長料敵應變又其
所短淹留累月糜費國用不可貲計卒不能解太原
之圍若不究正其罪而顯黜之則非所以定國是也
然綱强辯似智敢爲似勇竊主威以交羣枉違公道
以市私恩故一時小人喜爲稱譽每綱之敗則歸咎
朝廷以賈眾怨蚩蚩之民輕信易動綱之姦詐何由
盡知若不明數其罪而播告之則非所以孚庶聽也
臣按綱之罪未易悉陳請爲陛下言其大者上皇獨
決大議傳位陛下蔡攸乃詭傳上皇之命謂吳敏有

建請之功峻加柄用以庇蔡氏之宗敏固已不勝誅
矣綱於陛下龍飛之後乃始引敏以爲證奏疏自云
臣與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綱之欺天罔上抑又
甚矣綱之罪一也今春虜改作敵騎至城下陛下屈己
爲民以講和好其使都邑之民輸金帛以助國蓋非
得已執政王孝迪庸闇無狀揭大榜於通衢肆爲乖
謬不可施行之論臺諫連章奏劾陛下卽罷輸納或
命以官或以官折還元價綱乃掠人主之美使行營
司收榜曾不知出於陛下也故綱之罷其徒唱之市
井無賴千百爲羣白晝縱殺幾至敗事綱之罪二也

陛下始降親征之詔燕越兩王上表固請從臣言官亦皆奏疏乞罷親征嚴都城守禦雖殿嚴武帥亦以爲言綱又言躬述利害回鑾輿之行陛下俯順羣情豈獨綱之力哉欺愚惑衆妄自夸耀綱之罪二也迨西師四集种師道之謀與諸將駐兵郊外虜改作敵營寖懼若稍加持重從師道之謀絕其抄掠徐爲後圖豈有失律喪師之禍平仲之戰綱實使之輕舉妄發誤國大計猶復肆爲狂誕之言瀆亂朝聽綱之罪四也蔡京棄去君父逃於拱州遣人以奏牘抵綱使之請對綱輒敢爲京敷奏京亦恃綱在朝遽至國門以俟召命顯庇元惡輕負國恩綱之罪五也蔡攸建請上皇爲渡江之計日構姦言離閒兩宮遣其黨宋煥傳道語言狂率不遜神人共憤攸既以罪斥綱被詔奉迎上皇乃請以攸爲行宮副使欲使入朝都邑震恐既又以攸有扈從之功力爲營救綱之罪六也攸在丹陽綱自圍城中通書至爲庾詞云不敢渝信又有太師鈞候甚安此中不輟通問之語時京在占雲館也其披寫腹心親密無閒一至於此綱之罪七也於乞去之章妄云奉使而兩宮協和上皇之於陛下陛下之奉上皇天性至愛本無纖毫之閒綱安得此

語哉綱之罪八也綱任爲元帥偃蹇違命輒取陛下除授兵部侍郎以後告赦繳朝廷略無顧憚綱之罪九也綱自起總行營專主用兵近者乃復請卑辭厚幣以講和又請親降手詔棄太原於度外綱之罪十也今夷狄憑陵（删此四字）國威未振綱之誤朝致寇喪師辱命與夫懷詐黨惡之罪條具於前矣伏望陛下奮乾綱之斷擴離照之明處以散秩竄之遐方以申邦憲仍乞特降詔旨布告中外以肅軍聽

李綱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

又上言臣聞人臣之罪莫大貪天之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臣竊觀李綱劉子稱上皇厭萬幾之煩欲授聖子意未有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臣伏觀上皇以神器授陛下蓋知天命人心有所歸屬奮然獨斷豈假人謀此帝堯盛德之事也當時蔡攸出入禁中刺得密旨報吳敏李綱欲使二人進用爲己肘腋吳敏時權直學士院身在翰林故其議先達綱爲太常少卿疏外無由以進而綱遂懷此劉子諸路示士大夫人無不見之所論三事內禪乃其一也其詞引唐睿宗始立爲皇帝復爲皇嗣居東宮事縉紳見者莫不駭愕罪綱失言由是言之綱豈知上

皇聖意哉徒得攸言猶未敢信且首尾兩端今乃敢明言上皇之意未有所發與敏力建大策則是誣上皇而欺陛下豈非所謂貪天之功以爲已有乎臣聞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人臣之美也唐書言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爲時所服若綱則不然綱劄子又曰崴首上皇南幸淮浙羣臣亦有勸陛下爲避狄改作敵之計者又臣躬述利害回鑾輿之行爲固守之計臣竊謂固守都城兵民之心也陛下因人心而卻南幸之議綱何與焉使綱嘗言之亦大臣獻替之常事何必高自稱譽耶綱又有劄子曰傳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臣竊謂綱之傳檄必得陛下聖旨非假聖旨其誰肯從綱乃自爲功何也上皇北歸乃其本志陛下遣近臣祗迓禮意曲備兩宮未嘗不和綱乃以爲協和兩宮何也此以善自予以過歸君人臣之義當如是乎綱以是數者平居衒耀要譽於流俗於奏表中時發不遜語自比其功於張良劉幽求裴度李泌流俗無以爲不然遂以爲眞國柱石也大率綱之爲人高言誕計足以欺惑愚眾今春虜改作金人頓兵城下而綱領行營司及京城守禦司屢聲言破賊都人遭圍閉之久莫不喜之使應援姚平仲

卒無尺寸之功而國受莫大之辱流俗猶言綱以爲
能用兵蓋其誕妄足以惑之也方虜改作金人邀索金
銀朝廷根括民間以足其數時王孝迪爲中書侍郎
獨主其事揭榜立禁有四盡之語民甚苦之臺諫交
爭論列朝廷遂罷根括而民間未知綱乃乘馬徧歷
京城自收其榜使百姓歸恩於已又使妄言無行之
徒如馮楹陳公輔輩稱頌功德奔走諛揚以竊流俗
之譽遂率聾俗叫閽喧譟以劫持人主成其私計於
是已罷而復用推原其心罪不容誅爲臣之義可如
是乎宣撫河東略無經畫肆意妄作督諸將決戰數
路敗衂使太原失守陛下因其乞罷遂與揚州今又
與宮祠原其罪狀此爲寬恩而流俗紛紛謂綱於國
有功不宜閒廢此浮言妄議固不足恤然朝廷退斥
大臣當暴白其罪於天下使人洞然不疑則浮言自
熄誰不信服臣愚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綱之罪大
正典刑報行臣章以解流俗之弊奉聖旨李綱責授
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

李綱再責甯江軍安置

綱上書辨雪再責甯江軍安置

許翰落職宮祠

臣竊上言竊聞昨者出師河東大將种師中全軍陷沒兵威挫衄太原之圍卒不能解仰貽睿聖宵旰之憂益壯戎虜（改作敵國）憑陵之勢忠義之士憤懣切齒曾不知本兵之地實有以致之也師中老成持重號爲名將練達虜（改作敵）情洞曉軍律擁數萬之衆出援孤城當料敵制勝臨機應變以圖萬全之利必不輕舉妄動以僥倖速戰之功也同知樞密院事許翰怯懦寡謀而好談兵輒以逗撓不進移文督責使之出師以贖過師中素剛不受迫促翰從中制之所不能忍忘其萬死以決一戰卒至敗績陛下雖已錄其盡忠

然師中齎恨地下而翰之罪曾未暴白臣實惑之使翰百輩在朝何所補而失一師中所繫甚重謹按翰終始蔡京之門指天誓日結爲死黨陛下踐祚之初首叨除召爲御史中丞未嘗一言以及京攸之惡每復平日私讎聞者莫不憤疾首薦蔡氏族壻陳求道爲臺屬求道以告訐得罪雖陛下灼見其姦不復用然士論猶爲之不平躐遷樞府方艱難多事之時移病謁告累月不出今者尙以延康秘職出殿近藩且翰在言路則黨惡庇姦以欺君在樞府則妄作生事以誤國迹其罪狀夫豈勝誅伏望睿斷重賜竄斥以

爲懷姦罔上之戒少贖師中將士九泉之冤取進止
奉聖旨許翰落職與宮祠
許翰之進李綱所薦也太原之役翰督姚古种師中
進兵解圍李綱之行辟屬官多祿祿之人然才者十
得三四耳亦未嘗語邊事劉韐沈琯王以甯折彥質
裴廩以知兵稱其實能兵者誰也惟劉韐當遼州折
彥質屯汾州王以甯督戰過文水此能效力者其他
不過供文字備差使點檢而已如何大圭輕薄子何
足置之幕下議者謂綱意廣才疏知人之鑑不甚明
翰每右之師中敗綱黜并罷翰

林泉野記曰許翰字崧老洪州人進士中第宣和中
爲給事中言高麗入貢奢侈之事出知亳州後提舉
杭州洞霄宮靖康初以李綱薦召爲御史中丞言蔡
京童貫蔡攸皆坐責俄同知樞密院金人邀求三鎮
翰言三鎮棄則京城不可都而天下危矣不宜許乃
薦种師道宿將可用又請誅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楊
戩李彥孟昌齡等家族并推治門生黨與上不允翰
嘗督姚古种師中進兵解太原之圍及李綱黜并罷
翰

金人遣王汭來索三關地

遣史曰太原既陷金人使王汭持右副元帥斡离不
改作斡里雅布書必欲割三鎮之地以謂一鎮既得兩鎮不
可不割又誘說執政曰大金地廣非欲固得三鎮但
朝廷既以許之不宜背約使南朝能以三鎮賂大金
大金必不受以全和好然信義者鄰國之寶豈可去
之使金人以失信責南朝提兵再來則何以禦得汭
詭詞蔓衍指天地爲誓而縱其說耿南仲以爲然上
念太原之失重惜河朔兩鎮爲畿甸之垣屏乃通好
於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許以金帛寶貨以贖兩鎮命將作
少監王及之爲國信使以禮遣汭還

賜蔡攸自盡

中興姓氏姦邪錄曰蔡攸字居安京之長子也長於
柔佞諂諛自幼出入宮禁與內侍無異專爲優伶之
態上晏飲或丙夜乃出累加宣和殿學士深結內侍
以固寵薦引門人劉僩韓駒吳敏輩數十人皆至禁
從其妻黨宋喬年宋晛等皆因攸爲侍從要職
宣和四年爲河北安撫副使從童貫以收燕山府略
無措畫惟拱手奉貫而已五年師還除知樞密院事
加太保燕國公日夜侍上及諸內侍遊晏賜大第與
京門相對權勢尤重於京故京復忌之攸復譖京使

之致仕其家爲複道曲河暗通禁中邀上每私幸其第連夜不止僥倖者以一見得爲大人大金入寇改作燕攸蔽匿告急之奏皆不以聞故兵勢熾矣聞大金逼乃隨徽宗南幸靖康初臣寮言其罪責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再責濤州雷州臣寮再言其罪移竄海外遂賜死時年五十

國史後補曰伯氏魯公之長子又所最愛當元符初官裁造院上爲端邸時每退朝出內北門伯氏適來趨院必下馬拱立門首以俟上過而後退上詢爲何人左右曰蔡承旨衙內也絲是上心善之其後常以爲言況憑藉家世遭逢異寵又如此假若稍加修飭則宰相三公不屬他人矣亦何必作爲諧媟用盪上心依恃婦人破壞骨肉至違背天性上孤恩紀上既睿明在宮中反笑謂左右蔡大詎應爲宰相耶是徒爲時主所窺凡所勞心不亦惜乎

二十一日甲申標童貫首榜示開封府監察御史張澂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前來廣南路勾當公事臣於七月二十九日出門八月一日起發連夜蹉程及沿路密切根逐前去至八月二十三日到南雄州已遵依聖旨處分各已施行了畢別

無疏虞及具奏聞去訖臣契勘廣南與嶺南接連地氣炎熱兼卽今秋暑方壯自南雄州至京計三千五百餘里五十二程委是地里遙遠今來臣所勾當事竊慮或有變動雖已用水銀等養浸固護兼程齎管前去赴闕外奏聞事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檢坐前後臣寮言章并張徵所奏令開封府大字於市曹要鬧處出榜示標首

臣寮上言臣竊見近遣監察御史張徵前去廣南取童貫首級仍降臣寮章疏并聖旨列其十罪元惡大憝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臬首通衢孰不欣快昔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蓋刑人與衆棄之也臣愚欲乞將前降言章并所列十罪播告天下四方萬里之外咸得聞知既足釋百姓憤怒之心又可召和氣而懷夷狄改作遠人取進止九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檢坐到十罪言章指揮下項一承靖康元年九月二十三日檢會臣寮上言第一章責授左衞上將軍追廣陽郡王豫國公致仕池州居住第二章同上第三章移郴州安置第四章吉陽軍安置第五章臣契勘前後臣寮論列童貫罪惡非一理合誅夷陛下仁慈未欲置之死地從輕貶竄於貫恩德厚矣臣訪聞貫

尙遲回方命不卽就道今來朝廷使使奉迎上皇竊慮貫稔惡弗悛規免謫命尙欲僥倖還朝緣貫姦凶久著軍民怨憤欲食其肉近者金人犯改作圍城逾四十日民庶不堪圍閉之久叩闕洶洶歸罪宦官毆擊而死者十數輩貫若復入都城竊恐別致生事兼前此陛下嘗降指揮令貫守禦京城乃敢盡室南奔官爲太師寵極王爵去國之日更不朝辭揆其情實殊無人臣之義也兼已罷宣撫司職事卻復擁精兵自衞按春秋法是謂叛逆罪惡如此若不重寘典刑何以厭服衆心望陛下斷自淵衷更賜黜責施行仍降

睿旨令開封府多差得力使臣管押前去至貶所取進止又第六第七章惟陛下思夷狄侵辱改作京闕震驚之變實生於貫致上皇前日之播越軫陛下父子之情肅邸今日之拘縻傷陛下兄弟之愛太祖太宗百戰得天下一童貫危之此而不殺臣恐太祖太宗合怒於上天未已也臣竊願陛下奮乾剛發睿斷卽貫之貶所檻至京師召百官陳九師誅於觀闕之下醢其軀以賜戰士函其首以遺女眞其戰士受醢必踴躍以增氣女眞發函必悚惕而畏威契丹之怨稍紓則女眞之師自退矣苟或不然則垂盡老奴將死牖下

陛下受侮四夷改作强鄰貽譏萬世無以慰宗社之神靈則女眞之兵恐未殄也臣不勝激切之至取進止第八章臣聞人君以至尊統於士民之上百官萬民仰而承之率職戒懼不敢易紀律者禮以爲之防也是以人君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必謹其文物度數之別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有討無赦所以別嫌明微以正人心也伏望陛下斷自淵衷大正典刑天下幸甚取進止奉聖旨誅訖告諭中外

粘罕改作尼堪陷平定軍

粘罕改作尼堪既陷太原府汾晉諸州乃東攻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之死傷萬人竟不拔乃攻平定軍欲據井陘往攻之喪士三千人又與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兵合攻之亦喪萬人而拔之

措置守禦京師置四道總管以李回爲太尉大河守禦使范訥河北宣撫使

朝廷以出師屢衄不能絕金人割地之請虜改作敵騎且深入思得長策以衛王室四道總管統天下兵分制諸路爲京師衛東道總管統京東淮南之兵西道總管統京西河東之兵南道總管統京西南路湖北之兵北道總管統河北之兵以折彦質爲宣撫判官

以李回爲大河守禦使以備粘罕改作尼堪范訥爲河北宣撫使以備幹离不改作幹里雅布又以都水使者榮薤陳求道監丞許先之等同諸將帥以守要津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六終

辟置爲屬官置誤作至　凡六十七名脫七字　各帶眷屬眷屬作券歷誤作　皆一時趨附之憸人憸誤作僉　雖殿右武帥右誤作岩　瀆亂朝政政誤作聽　繳納朝廷脫納字　身在翰林院脫院字　豈非所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力誤作有　唐儒言戴至德儒誤作書　流俗無不以爲然誤作無以爲不然　遂以爲眞國之柱石也脫之字　流俗猶信綱信誤作言　以刦持人主人誤作久　所當料敵制勝脫所字　尚以延康秘殿出職近藩秘殿誤作秘職出職誤作出殿　以一得見爲天人得見誤作見得天誤作大　稍加修飾飾誤作飭　上旣睿明燭

邪晚在宮中 明誤作知脫 燭邪字晚字 連夜趲程 趲誤作蹉 檢坐列十罪言章 列誤作到 以一章貫危之 脫以字

靖康中帙三十二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日甲午盡十六日壬寅

二日甲午王雲至眞定府見斡離不 改作斡里雅布 已圍眞定引雲看攻城

三日乙未种師道除河北巡邊使未行再命河東宣撫使以疾召還京師

是時師道已疾在鄭州疾篤昏塞復蘇部曲請留公曰念臨軒之語忍不進耶抵河陽疾甚朝廷聞之亟召還京師宣醫不輟 闕 治之

五日丁酉夏人寇懷德軍通判杜充退之
幼老春秋與遺史曰夏人入寇奄至懷德軍城下通
判杜充世力請知軍劉銓率衆死守運火牛發石機
檑木泥毬擊之充世身自撫循士皆感激奮勇箭無
虛發賊死傷萬計遂忽引去充世字元弼成都華陽
人累官至朝議大夫
徽猷閣待制宣撫使司參謀官折彦質授龍圖閣直學
士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
六日戊戌卯刻有流星東南流光數丈
幹離不改作斡里雅布陷眞定府安撫使李邈死之兵馬都鈐

轄劉翰力戰自殺
初劉翰爲安撫司以守眞定既而除翰宣撫副使翰
又辟眞定府路總管王淵鈐轄李質歸於宣撫司朝
廷乃以樞密副承旨李邈爲眞定府路安撫使邈優
於吏職而拙於應變且新至眞定人心未附邈知金
人必攻眞定乃發三十四奏告急於朝廷請援皆不
報倉卒之際金人圍城百姓之情不親故金人不旬
日而拔之邈被執金人累諭邈不屈被殺
趙子砥燕雲錄曰知眞定李邈城陷之日金人教見
幹離不改作斡里雅布使之跪曰本朝無此使之拜又云比

肩難當使之飲曰我非臣僕欲脅而從之斡離不改作雅布斡里止之曰其人高節不可屈致於是與之伴食同飲斡離不改作雅布斡里南寇改作侵欲與偕行邈辭於是押至燕山

節要曰眞定之陷也邈已抗節於窩里不改作雅布斡里故爲窩里不改作雅布斡里執之燕山僞相劉彥宗逼邈不從復逼邈剃頂髮邈亦不從彥宗逼之甚刪復逼至此十五字邈遂盡削髮爲僧終不從彼之俗又且示其不仕刪終不至此十二字彥宗憾之聞於粘罕改作尼堪命彥宗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改

遺史曰建炎初旌裒死事之臣贈邈節度使制曰朕思復艱難之業永懷將帥之臣禁暴安民雖未成衞社稷之效忘軀徇國庶幾得死封疆之臣又曰方虜改作敵師之入塞當孔道之雄藩邈無唇齒之依坐失金湯之固拘原方力屍裹莫還不貽隴右之羞迄並睢陽之操

靖康小雅曰吉州防禦使眞定府路兵馬都鈐轄劉公諱竦靖康元年秋八月金人以三鎮不可得復兩道興師入寇刪此二字斡離不改作斡里雅布之師十四日入塞以衆攻廣信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眞定帥臣

觀察使李邈措置乖謬九月六日賊(改作敵)遂登城邈爲賊(改作敵)所困時公爲鈐轄以身率眾晝夜搏戰城上先是賊(改作敵)攻北壁公力拒之至是賊(改作敵)偽移攻東城邈復趣公往應之力攻兩日一夕潛移攻具還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賊(删此字)忽鼓眾憑堞而上城陷沒公猶率眾巷戰麾下稍稍亡去公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挺刃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爲賊(改作敵)守矣遂之孫氏園山亭中解絛絕脰而死嗚呼古之命將未必皆武夫馬援欲以馬革裹屍方謂能處死矣眞定之七罪在李邈公知忠孝之節故不憚殺身爲人臣師範亦可謂有古人之風矣詩曰將軍死綏古人所長有如劉公與城俱亡兵弩如山公以身當生竭其勇力挫犬羊天未悔禍虜益鴟張(改作敵勢益張)公雖瞑目萬古傳芳

粘罕(改作尼堪)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會於平定軍議再舉兵節要曰粘罕(改作尼堪)自太原東之平定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自眞定西之平定以議再寇(改作指)京闕右監軍兀室(改作烏舍)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眞定兩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圖過河以取東京不爲晚矣今若棄兩河先犯(改作趨)東

京苟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有也兼太子昨已到京不
能取之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未有語粘罕（改作尼堪）怫然而起
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酋（改作將）曰東京中國之
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
河不取而自下昨東京軍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
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
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手得之矣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
欣然稱善諸酋不敢沮之入寇之（刪諸酋至此九字）計遂決
於是粘罕（改作尼堪）與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分歸本路約會於
東京

馬擴自眞定府獄中脫身西走山寨結集屯聚
先是馬擴遭劉韐誣以謀反寘於獄中得旨委提刑
司置院根勘提刑司差深州兵曹畢璠制勘方結案
而韐爲河北制置使朝廷恐本路官觀望別委京東
路勘時已七月矣擴寄繫右獄九月金人再圍眞定
城陷擴猶未知是日將午而饋食者不至遂迤邐至
門則寂無人獨一老兵曰廉訪何不去番人已入城
矣擴入獄告諸囚盡爲去其徽纏卽趨出擴易服竄
西山和尚洞山寨結集兩河義兵各據寨柵屯聚自
保

李若水上書乞救河東河北

臣自深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關南凡歷府者二歷軍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四並無本朝人馬但見金人列營數十官舍民廬悉皆焚毀鉼甕牖戶之類無一全者惟井陘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太谷等處僅有名存然已番漢雜處祇應公皂皆曰力不能支脅令拜降男女老幼例被陵鑠日甚一日厄殘窮苦狀若幽陰閒人每見臣知來議和口雖不言意實赴愬往往以手加額吁嗟嗚塞至於流涕又於山下見有逃避之人連綿不絕聞各集散亡兵卒立寨柵以自衛持弓刀以扞賊（改作敵）金人數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勦殺可見仗節死義力拒腥膻（刪此四字）之意臣竊惟河東河北兩路涵浸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因蔡京用事新攻流毒民不聊生繼而童貫開邊燕雲首禍搜膏血以事空虛了壯疲於調發產業蕩於誅求道路號呼血訴無所塗炭鬱結誰其救之陛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獨此兩路邊事未已今戎馬憑陵肆行攻陷百姓何知勢必脅從而在邑之民無逸巡向賊（改作敵）之意處山之眾有激昂死難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哀斯民之無辜服斯民之有義愧起顏面

痛在肺肝望深軫聖衷哀痛之詔慰民於既往決擇
之計拯民於將來上答天心下厭元元之望
十日壬寅詣龍德宮上壽
先是上皇謂金人必再犯（改作至）京闕請帝留京師治
軍國事欲自往西京治兵宰相吳敏勸上言不可也
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諸路兵之意今幸歸京師
陛下問安視膳全孝道足矣豈可以軍旅之事累之
乎至是天甯節詣龍德宮上壽上皇滿飲乃復斟一
盃以勸上而大臣有躡上之足者上堅辭不敢飲而
退上皇號哭入宮翌日置黃榜於龍德宮前捕閒諜

兩宮語言者賞錢三千貫白身補承信郎自是兩宮
之情不通矣
婁宿（改作羅索）陷汾州守臣張克戩死之
先一日婁宿（改作羅索）使人來城下言知州已下可出城
拜降無使人民受殺戮知州張克戩令人射賊（改作之）
云有死無降任你攻城賊（改作敵）遂退歸云代州太原
尚自爲我攻破來日定爲我城婁宿（改作羅索）親提兵攻
城自辰至巳其城遂失守臣張克戩既知城失不與
賊（改作敵）俱生乃具朝服望闕號拜言臣非不爲朝廷
守城以張灝帶兵潛走城上無人致城陷沒臣知不

能出見陛下唯以死答朝廷遂乃自縊

陶宣幹河東逢虜（刪此二字）記曰靖康元年八月十二日余被差宣撫司幹辦公事到覃懷十三日參李宣撫十七日差往河東汾州觀河東訪察使兼制置軍馬張灝軍幷斬統制官龔景幷至汾州介休縣見制置軍馬王以甯諭李宣撫意令與威勝軍范世雄合爲一軍八月二十八日至介休縣王制置凌晨已起發往威勝軍某卽沿路追至五十里方見王制置具傳合軍之意王制置云介休縣闕錢糧六七日煩公在此截錢糧數日某逐日自介休縣往義唐州截糧九月初一日起發宿孝義縣初二至汾州才入城卽見官軍枕籍於路者不可勝計問之皆起云是重傷人輕傷人疾患人重傷輕傷皆不被賞給遷補疾患皆無粥藥仍剋除附帶軍前拋棄糧食累日無食戰士每日支米二升半止得一升八合青菜錢七十文銅鐵相半是時官中已不使鐵錢但以此充數耳或攢聚數日闕乏止支錢會子一紙錢會子止得三四百今九月霜寒諸軍賜衣不至有赤露被堅執銳者余卽語制置使張灝云戰士如是狼狽張無以對始灝云軍汾州鄉兵正兵約七八萬解潛軍威勝軍地名護

甲鄉兵正兵約九萬先七月初一日張灝遣統制官折可求副統制張思政統領軍馬解圍太原凡七日軍行三十五里至地名郭柵營於中下四高迫窄之地中有溝澗探諜不審綽望不明大軍止爲一營十一日早賊（改作敵）兵至先擊左軍左軍稍勝又擊右軍右軍不勝突入中軍是時兩統制與應副錢糧向運勾三人帳中早膳正膳閒賊（改作敵）騎突入流矢中向運勾死兩統制騎馬走後軍不見陣而潰八月初解潛護甲軍無探諜無綽望忽見賊（改作敵）幟潰於軍中元負器甲鎗刀皆未釋縛軍中驚潰兵馬塡塞坑谷不知其數拋棄金銀錢糧縑帛以數十萬計先一日護甲地震殷殷如雷聲次日軍壞解潛催免竄歸藍田宣撫司聞止解潛軍前自八月十四日張灝遣副統制張思政統軍馬由文水縣解圍太原張灝約張思政十五夜携具入軍中相見思政答云軍中無此禮灝十五夜携具入軍中相見啜茶列盃盤聞軍中虛驚喧亂張灝急索馬馳歸須臾軍起（刪此字）潰散傷損千人矣十七日至文水統制官李安弁其子忠信先登殺獲幾二三千人不暇取級城中見官軍至歡呼鼓舞皆以壺漿相餽既得文水張思政更不入城

留其軍保守貪功希賞遂徑趨太原未行閒十八日賊改作敵兵清曉至人馬困乏所負器械皆未解縛恐我軍先動遂先鼓噪發喊三聲以恐我軍不動賊改作敵兵遂至始發一隊自西南來相繼不絕而至我軍走山山後絕壁我軍橫死者不知其數軍皆四走已帛拋棄以十餘萬計後軍統制冀景不見敵先走張瀕軍一次陷郭柵一次陷文水所失七萬餘眾余被在賊改作敵圍中賊改作敵說令降皆脫剝赤露然後敲死得免者十無三四使臣將佐百餘員金銀錢糧縑宣撫司指揮往彼點勘軍馬止有八十餘人馬五百匹每賊改作敵至城下杜門謹守不敢出戰賊改作敵兵恣行剽掠無有救者文水之舉先約許孝烈軍尅日並進至日失期張瀕軍有赤露被堅執銳者有賣軍器者有鼓唱引去者有使臣妄冒占放者將佐輩目事杯酒更無紀律汾晉一帶已失支梧余於張瀕處呈劄乞分擘軍馬於官道劄寨照應防護糧草重傷輕傷人速行揀選犒賞如重傷不堪出戰人權發遣向裏將養免耗軍食病患人安泊於空閒屋宇內差使臣點檢粥藥醫治病並諸軍犒賞支俵三次皆不祇受及詢之眾軍有云一次得絹二尺半錢二百一

次不得有言俱不得者張灝云俱是統制官並請去
統制官支散不明余觀張灝軍種種狠狽欲亟馳還
宣撫使具言之九月初四日早別張灝太守張克戩
運副李百宗欲行張灝醵飯罷既行才出城門張灝
張克戩運副李百宗欲行自後相送望東北賊（改作敵）
騎塵頭稍大余不敢返遣价傳語云東北有塵了且
亟行遂加鞭至晚抵孝義縣民云城西方且厮殺何
故官人來此余亟馳入城遣价於城西探之統制官
田秀并本縣尉果與賊（改作敵）戰各無勝負抵暮欲歸
是日汾州發重傷人千餘人於晉絳就醫養皆爲賊

（改作敵）所殺初五日至初九日賊（改作敵）馬四散於村落
中刼掠人莫敢出初十日早張灝遣統制官李安并
田秀至冏牛嶺把截至孝義縣未敢前方遣探未至
至未後探至冏牛嶺一帶無人馬可以行矣知縣王
藝云某賤累輩出凡三次皆爲賊（改作敵）騎攔截不可
行今輒欲附後乘如何余云甚好至申時余與田統
制李統制王宰宅眷俱行百步後兩探騎至適義唐
川有賊（改作敵）馬劄寨遂復冏由西南趨温泉縣宵行
七十五里纔曉至温泉縣城中一空初八日已爲賊
（改作敵）破殺者六百餘人稚子拋棄於道死者亦數十

輩縣宰簿尉俱被執諸官廳悉狼籍籠篋書帙紙劄
散亂於廳堂間余與田統制李統制於監務廳早飯
飯罷欲由汾西縣入趙城縣至汾西縣界三十里問
路村人云官人不可從此行番賊（改作金兵）現執温泉縣
官員在一山頂飲酒此去數里李統制問番人多寡
村人對云約有三百餘欲打汾西縣余謂李統制云
賢部下有一千二百人八十餘騎田統制下有一千
四百餘人八十餘騎共一百六十餘騎三千六百餘
人軍聲亦不少可以踐起塵頭徑趨汾西縣縱未見
敵交戰亦足以救護虜掠李以爲然云憩此少俟田
軍坐移時田軍不至余謂李曰遣承局促之凡遣三
兩輩約一餉間承局繼至云塗中無田軍問一行人
云有一項人馬已趨石州路去矣余與李愕然相謂
曰制置司差田軍往回牛嶺把隘更不相關白不稟
制置司指揮趨石州豈有是理李云事既如此日色
已晚四野無人居止不若速回數里由隰州路行至
平陽府出頭即整軍起行自汾西縣至陘州一帶人
戶驚移盡起止存空屋余與李日食藁煮粟粥隨行
人兵更無物食皆飲水足重不能行十四日絶早至
陘州城外城上皆掛搭守禦太守藍安國字伯康躬

親開門出城相接余與李卽入謁之問守禦次弟曰人兵止有三百餘騎人二千人糧有一月弓箭鎗弩之類悉無卻出城於行衙安下令諸軍飽食憩歇一日是日午未閒忽報制置使張灝運副李伯宗由石州路今晚宿陘州余云二公何故忽來至申後運副李伯宗至余卽謁之問所以李漕云初十日侵夜張制置幷張統制聞破太原不相關白不令汾守知拽軍馬起行某卽出來張制置幾中流矢一已中張制置右伴使臣張卽馳馬走去張制置欲往石州渡河過陝西某自來欲至絳州支撥錢斛是時張制置張統制拽軍馬行城中官吏居民婦女突關而出不知其數張守知之遂差人捉縛居民婦女人城官吏居民悉竄婦女多爲所執是夜西北赤色如血至二更方散李漕云赤色如是累日矣

粘罕改作尼堪留女眞萬戶銀朮改作尼楚赫守太原率兵下太行取孟州渡河入寇刪此二字斡离不改作幹里雅布留女眞副統韶合改作碩哈遼東漠州萬戶韓慶和守眞定率兵取黎陽渡河入寇刪此二字

粘罕改作尼堪再攻威勝軍吳革回闕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七

遂急引去（急誤作忽）　裹尸莫還（誤作尸裹）　迄保睢陽之操（保誤作并）　古之名將（名誤作命）　眞定之亡（亡誤作七）　以取東京不爲晚矣（不應作未）　擴寄繫在獄（在誤作右）　新政流毒（政誤作攻）　丁壯疲於調發（丁誤作了）　泣訴無所（泣誤作血）　塗炭鬱結（鬱結誤倒）　決采擇之計（脫采字）　臣知一桎梏（一作桎）　下哀痛之詔（脫下字）　錢會子止得三四百文（文誤作今）　不能生見陛下（生誤作出）　解潛軍威勝軍地名護甲（一作解潛正軍威勝軍護甲地名二字係小注在護甲之下）　至地名郭山柵（脫山字）　與應副錢糧向運使使（使誤作勾）　流矢中向運使死（使誤作勾）　三次皆不被受（被誤作祇）　某

輩昨累出凡三次某輩昨累誤作某賤累輩　初十日侵晨晨誤作夜

起靖康元年十月十七日己酉盡十八日庚戌

十七日己酉駕幸飛山營閱礮

遺史曰上出郊按礮而竿折拽礮人有死者上不悅賞賚有差因登城北壁而還是時金人在河東河北謀兩路侵入有礮五百餘座在郊外不收入城兵部則曰屬朝廷係樞密院合收樞密院則曰自有所屬耳軍器監提舉官內侍也方以罪去京城所則曰京城所掌守禦也未守禦何預於我哉或謂駕部當理

會駕部則曰庫部何不收終不能津般入城既金人犯（改作至）城下盡爲攻城之用

靖康小錄曰十月二十日聞眞定失守唐恪聶昌耿南仲猶且誣奏以謂眞定通判獻城賊（改作敵）豈能破也又邀駕教礮七十座議者以謂萬乘之尊出教七十座礮縱礮之可以殺人能得幾人

粘罕（改作尼堪）再陷隆德府

是日粘罕（改作尼堪）至城下言要守臣出城議者是日通判李諤出城入粘罕（改作尼堪）寨見粘罕（改作尼堪）言我今提兵問罪趙皇去不攻[illegible]但將犒軍酒食糧斛來我等乘夜過去諤乃奉聽是夜入城言於知府張有極言可與父老共議遂呼在城父老等語通判昨日相見言不打城壁只要犒設酒食等物可否良久衆皆曰如此是拜降也如通判要與即與男女等只願守城遂不出報次日早粘罕（改作尼堪）使人來問犒設物衆官上城城下人云前日李大夫許我犒設昨日何故不送來父老喧言罵詈這裏無犒設物諤止之又云不可但與他所許物無使攻城萬一不虞悔之何及將官言公莫待反耶遂以刃中諤而粘罕（改作尼堪）攻城城陷殺戮甚衆刦掠無遺知府張有極被俘

十八日庚戌范訥除檢校少保甯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門下推轂以行所以示倚成於閫外築壇而拜所以震聲望於軍中屬嚴武服之共載修戎備之飭時謀元帥斯得異能咨爾薦紳聽予誕告右金吾將衞上將軍提舉亳州明道宮高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實封七百戶范訥莊毅而不撓靜深而有謀識該事物之微學貫韜鈐之要慷慨自許蚤蜚英於武科發聞惟休久積伐於顯位承樞機之密旨寄洮隴之中權丐閒祠宮避寵環井朕方軫疆陲之願頗深聲鼓之思對以燕閒有言可績寄之綏撫非爾而誰是用建之旌旄進律益州之重盛其車服視儀亞傅之崇於戲時方艱虞民亦勤止兵選耎而不振惟紀律之宜明將厓愎而寡謀惟節制之宜審非晝畧無以制勝非忠義無以感人隱如長城茲有全策徯竚爾功之茂庶幾吾圍之甯可特授檢校少保甯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

金人陷麟州建甯寨楊震被害

楊震宗閔之子也既冠從戎以斬馘功補三班差遣

從討方臘至台州黃巖縣又解台州之圍進官修武
郎知麟州建寧寨金人寇攻作攻寨欲降震不從時寨
兵精壯者悉從折可求死於交城之戰所餘老弱百
數守弗堅震奮力守城金人急攻閱旬日城中矢盡
城陷震死之震之子名存中方從征河朔得免於難
詔河北河東便宜行事
詔書曰朕通好鄰國屈已增幣無所不至所以保守
疆土全養生靈敵未退師攻陷城邑每聞邊報痛切
朕心已令盡召天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可攖城自
困坐待其斃今仰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州
軍各得便宜行事合從連衡相爲救援見便即動無
拘一律其見任官能與鄉里豪傑率衆捍敵得守臣
邑大者寵以公爵次者授以節鉞或登用於朝廷世
襲其地各宜體國奮然自效無使鄉里墳塋坐受殘
破父母妻子生致離散朕祈於皇天告於宗廟北顧
流涕明告此言忠臣義士莫不動心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京師士民讀詔書往往泣下眞定府陷報到京
師朝廷以新失太原又聞眞定府之報上大憂之患
將帥非人思得英豪之士以衞兩邊乃下哀痛之詔

詔河東河北清野

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艱難外侮憑陵元元被害於是捐棄金帛寶玉不可數計以救百姓於塗炭之中敵纔退師痛自抑損斥去華靡日惟蔬食卑詞厚幣繼修和好通賂之使項背相望凡有所求悉從其欲衮冕車輅稱號之美猶無所愛所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而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地土殘我人民覆我宗社使吾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虜財物積聚皆遭刼奪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爲戰令下之日應河北河東京畿便行清野保守城邑其有

聚徒結眾捍寇立功自節鉞以下皆以充賞仍仰州縣預以名聞若自能斬首獲級者皆倍軍功凡我赤子與其殘於敵人之手流爲異域之人孰若從危即安轉禍爲福興言及此流涕無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能率眾勤王或立功河北河東者並依此推恩咨示爾眾咸體朕意

臣寮乞催發諸路勤王之兵

臣寮上言竊以去年之冬金人入寇出我不意故河朔諸州堅壁不戰天下諸州或不勤王陛下皆置而不問恕其倉卒失措也今年自春夏以來皆知金人

必復深入若天下諸州或不勤王以致大河失守都城危急則事平之後當行軍法今者寇將逼河伏望睿斷行下樞密院疾速施行若事平有功則當以次推賞古者侯伯之國州牧統之以夾輔王室有急而後至則斬甘誓曰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自古及今未有賞罰不果行而能使人赴難不避者惟陛下聖察奉聖旨依奏其勤王若敢後時當職官並以軍法從事

十八日庚戌詔求人材

詔曰修舉政事全藉人材人材甚難所宜愛惜詎以一眚遂廢終身除係籍挾姦害政罪狀明白不可任使外餘皆隨才收錄勿謂曾經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輩薦引遂皆棄逐庶士革心以應時用三省及臺諫官深體此意以示至公

粘罕改作尼堪等合楊天吉王汭持書問朝廷遣契丹王及余覩改作伊都蠟書并元割三鎮

書曰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改作古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頃因啓釁以致連兵曲直所歸彼此自見思得尋盟之計用申割地之言厥後事因稽留元約復變況上皇之鑒

未遠抑亡遼之戒在前既思再造之功可忽經久之
意將久保有成之信盍早畫元議之疆曾自爲辭管
行割送今則反假士民之固守更張軍勢以解圍茲
事難圖昔言安在迺者差蕭仲恭趙輪等齎書報復
同日輒受閒諜之語陰傳構結之文敢蹈前非又在
今日爲是申過朝廷奉到宣命據此釁惡更踰上皇
仰就便差官問罪從長相度施行今差保靜軍節度
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汭充問罪使副前去若
深悔前過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鄆王幷太少宰一
員同詣行府齎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府卽行誠
諭並令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謹白

先是麟府折可求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子梁王
與林牙蕭太師統兵十萬出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
姦臣結約毀我宗社今聞南朝天子悔過遜位嗣君
聖明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前日敗盟之事當
不論也吳敏以爲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
麟府遂爲粘罕改作尼堪遊兵所得

宣和錄曰先是幹离不改作幹里雅布軍既還粘罕改作尼堪尙
留隆德府詔遣路允迪以和議書至粘罕改作尼堪聞幹
离不改作幹里雅布大獲金帛屢遣使數輩來意在求賂時

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强盛如此當與虜（改作敵）作抗衡而滅之彼既領吾肅王等過河吾胡爲不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者等逾月不遣有部管趙輪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管伴邢倧曰金人有耶律金吾者領契丹精銳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圖其二酋（改作帥）倧以聞朝廷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輪賜耶律納衣領中仍賜輪等各帛千匹白金千兩輪還首獻其書於粘罕（改作尼堪）粘罕（改作尼堪）大怒以輪書表聞其主具道南宋反覆之狀得報云深入攻取事無大小皆委元帥府從長措置施行

靖康要盟錄曰先是於四月因虜（改作敵）使蕭仲恭等還朝密賜耶律太師以黃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左金吾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於澶淵敦信修睦百有餘年邊境晏安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戰鬬之事通和遠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縻天祚翦滅其國在於中國誓好之舊義當興師以拯顛危而姦臣童貫等違國擅命沮遏信使納結仇讐購以金繒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在廟祧委棄弗遵人神恫怨

致金人之强暴敢肆陸梁傲擾邊境達於都畿則惟
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肆朕初
卽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
食興念無時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誤國構禍皆已竄
逐思欲親仁善鄰以爲兩國生靈無窮之福此志旣
耆哲眾望所屬宜國人刪此二字無如金吾者適諧至意
艮用欣懌昔聞金吾前爲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
晉王實爲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
向使前之謀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
不亡於天祚不害其爲忠而於耶律氏之計誠至忠
矣宗社之英天人所相謂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
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西南招討太師之
助雲中留守尙書願忠佐之一德協心足以共成大
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斷時不
可失惟金吾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輪面道
委曲天時蒸染更冀保綏
靖康遺錄曰先是幹離不改作幹里雅布退師回燕山遣蕭
慶來催前所許金帛詔三省同議所以待慶者眾議

以番賊改作金人要盟城下請割河北而幷寇河東自敗元約夷狄貪而無信刪夷狄六字不可復與金帛請收其使者於是送蕭慶於都亭驛一小屋中封其戶傳食以過凡數日徐處仁吳敏當國建議謂蕭慶本契丹人爲金賊刪此字所滅不能無怨不如善遇之使歸與余覩改作伊都謀共興兵以破賊改作金上遣吳敏至驛慰勞蕭慶始令開戶慶見敏卽痛哭投地敏令左右扶起以上意存問之謂之曰本朝皇帝以金人渝盟而來督金帛羣臣不忍故請留大使於此皇帝以大使本契丹懿親奉使而來元非得已謂大使良苦遣敏

奉候慶泣謝因陽罵云金人反復無信義使與臣國約和取其金帛而竟滅之乃立異姓稱藩臣之國王契丹外孫也強見逼立非其本意每言天皇創業踰二百年一旦淪亡未嘗不泣今大朝誠能賜以誓書約爲兄弟如先朝南北故事願歸約國主舉兵相應上以報大朝之賜下以復國家之讐破金人必矣卽大朝遲疑不決本朝孤弱惟其所制中原之難未有既也敏心喜以爲誠然退奏慶言如此因請賜余覩改作伊都書令慶齎去厚待禮之慶得書遂行始過河卽宣言南朝有書令我約契丹共滅大金幷書馳驛送

至粘罕改作尼堪由是賊改作敵愈忿矣

以工部侍郎王雲借尚書持書從王汭使於軍前

書曰姪大宋皇帝致書於伯大金皇帝闕下謹遣使

人往敷誠悃睿明兼照當蒙洞察往者信用童貫姦

謀誤國遂致連兵頻年不解逮初嗣位卽有悔悟之

心頗聞聖情亦有和解之意及皇子郎君之至汴城

自無力攻之事國相元帥之圍幷州止守從初之約

載惟信義實不愆違乃出聖慈夙深告戒頃者姦臣

一二近在朝堂但知宰輔之言所當聽順豈期離閒

之事輒敢肆行將使兩國之情義不通懽欣不接姦

邪之罪若此竄斥之典何逃瑕垢盡除羣情所快今

茲循省已自篤於私誠亦冀寬明無或追於往咎顧

三鎮乃祖宗之地當務保持況大國有伯姪之親宜

蒙宏恕願以賦租之入增爲歲幣之常還守舊疆別

爲信誓如此則仁恩之厚何可彌忘盟誓之堅自應

循守上符天道下順人心博易交通不乏四方之貨

耕耘自若遂安兩境之民緬想聖懷亦同至願不宣

謹白

又書曰昨因告發知有絹書姦人詐僞何所不至若

兩國通和貼然無事則無隙可乘姦人不利緣此構

造意在間諜頃者按治已正典刑諒惟聖明特加洞照遣王雲去面道其詳又王雲口陳雲等奉本朝皇帝口宣自今春大兵至城下荷大金皇帝許再結懽盟皇子郎君成此恩惠社稷再安生民休息但本朝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義有虧今盡行竄逐專遣王雲陳謝有下項事今雲等告求皇子郎君謂如三鎮有太宗皇帝行宮先祖陵寢在內及諸州民情愚迷顧戀若行征討百萬生靈性命可憫欲以稅租折爲銀絹三十萬代割三鎮通舊來銀絹五十萬每年通計八十萬兼此日皇子郎君曾言下項禮數惟大金皇帝開境數百里撫有諸國欲以皇帝車輅袞冕等爲謝及令使人附宰臣等表奉冊寶增上尊號仍全三鎮之人遇大金皇帝生辰齋僧十萬人祝延聖壽王雲至眞定幹离不改作幹里雅布大怒謂雲曰禮物復還若二十日之間不卽割地則提兵至闕下矣

遺史曰先是王雲奉使還時太原未陷金人亦頗厭兵遣雲來只要三鎮租稅限半月到燕山府仍要朝廷遣使命三人分往三鎮告諭從初請則便可解兵仍不得爽約雲星夜奔馳到京師入奏上大悅顧問大臣皆不肯許之雲與少宰吳敏素不協以事黜責

出雲唐州雲猶在抗疏論列利害敏百端沮之竟不
遣至是敏已罷相王汭還朝廷遣雲偕行少宰唐恪
令翰林學士承旨吳幵作告議以懇三鎮之地其畧
曰若恤鄰存好則洪恩再造提師再至則宗廟殞亡
識者咸哂其氣沮弱而言不祥
王汭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御前曰陛下既不
割三鎮之地又妄思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
人之所為也汭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及加大
金皇帝徽號上乃卑辭深明其故非朝廷之罪厚禮
遣汭還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八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八校勘記

又邀駕教礮七十座 教作放

元帥 特誤作時

右金吾侍衞上將軍 侍誤作將

顧 顧誤作願

兵巽奕而不振 巽誤作選

字 粘罕等令楊天吉王汭 令誤作合

覩蠟書 脫字

有都管趙倫者 都誤作部 倫誤作輪 餘倫字同

以詐情 脫誑字 誤作許

而來督責金帛 脫責字

繒 許誤作購

先後誤國 脫字

宜於國人 脫於字

國約和 始誤作使

又王雲曰陳雲等奉本朝皇帝口宣 此脫

應另行 誤連上文

潰散傷損千餘人矣 脫餘字

以事出責雲

知唐州誤作以事黜責出雲唐州雲猶再三抗疏再誤作在脫三字又妄思復欲立契丹之後妄思一作安忍欲字衍要金帛車輅儀物脫物字